

實紀禮案殺屠軍兵



行印局聞新部防國

告讀者

中國歷史上有所謂「揚州十日」「嘉定三屠」，那是在封建專制漢族統治下的大屠殺案，現在談起來，還會令人毛骨聳然！但是想不到在二十世紀的文明時代，高叫民主自由的共產黨，竟伸出其血淋淋的手，在崇禮大肆屠殺，造成駭人聽聞的血案，我們看了中外記者的報導及所攝照片，便知「崇禮血案」，其慘絕人寰，較之「揚州十日」「嘉定三屠」，真是有過之而無不及。

中國共產黨爲甚麼要這樣的屠殺人民呢？從根本上說起來，就是由於它所宗奉的馬克思社會主義，不適合中國國情，爲中國人民所不歡迎。然而共產黨却不顧一切，用暴力來推行它的主義，強迫人民實行。因此，中共的革命方法，便不得不採用威脅、利誘、恐嚇的辦法。威脅之不足則利誘之，利誘之不足則屠殺之，以造成恐嚇，而強迫人民非跟着它走不可。崇禮血案，便是在崇禮人民不願受它的威脅利誘之情形下，而釀成的大屠殺案，大恐嚇案。

一、如果我們不健忘的話，那末便知中共此種恐嚇手段，是由來已久的。當它在江西等省做蘇維埃運動時，它用「肅反」的名義，製造了無數的「崇禮血案」。那時在共

黨中流行一個口號：『殺殺殺，同志殺同志的頭；燒燒燒，同志燒同志的屋』。其對於同志，尙且如此燒殺，那對於老百姓，當然更不消說了。所以現在的江西人民，談到共產黨沒有不色變的。

中共此種燒殺手段，有人把它比做歷史上的流寇，黃巢，張獻忠，這的確是一點也不錯的。黃巢，張獻忠之爲殺人魔王，這是盡人皆知。

張獻忠曾經說過一句這樣的話：『天生萬物以養人，人無一德以報他，殺！殺！殺！殺！殺！殺！殺！殺！』一連七個殺字。中共現在所崇奉的哲學，便是張獻忠的殺人哲學。所以中國共產黨是張獻忠的復活，是現代的張獻忠。同時，歷史上稱張獻忠爲流寇，而現在的中國共產黨其所作所爲，也與流寇無異，可以說是「紅色流寇」。由此可知，現在的中共與歷史上的流寇，真是異曲同工，先後媲美了。

中共既是一個這樣的暴力主義的黨，燒殺主義的黨，那末它之爲國家的敵人，人民的敵人，便是很明顯的了。事實告訴我們：自有中共以來，它除了禍國殃民外，沒有做過一件好事，在北伐時期，它背叛革命，破壞北伐，陰謀打倒國民黨；在它組織紅軍，做蘇維埃運動時期，殘殺人民，攻打政府，消耗國家力量，破壞國防建設。而在「九一八」事變後，日本明明是進攻中國的東三省，而它却大叫「反對日本帝國主義進攻蘇聯」，「擁護蘇聯」。在抗日戰爭時期，它游而不擊，不打敵人，專打國軍，以擴充實力

。在勝利後，它破壞和平，破壞交通，進攻國軍，造製內亂。雖經美駐華特使馬歇爾元帥苦心調處，政府及國民黨再四忍讓，而它仍堅持「不與政府在談判中解決問題」的政策，要用武力打倒國民政府，奪取政權。弄得全國人民在受了八年的戰爭痛苦後，仍然得不到和平，得不到安居樂業，而國家則在中共內亂的炮火中，無法從事建設。像這些事實，不是證明中共處處與人民為敵，與國家為敵嗎？所以中共與國家人民是勢不兩立的。有了中共的存在，就不會有國家與人民的存在；我們要求國家與人民存在，就不能讓中共存在。事實是非常明白的，中共是不要中國而另有其「祖國」；中共是不要中國四萬萬五千萬人民，而要將其中的三萬萬加以屠殺，（中共謂中國人太多了，只要一萬萬五千萬就夠了）。因此，我們可以斷言，這一次「崇禮血案」，祇是中共屠殺中國人民的開端，以後還必定有無數的「崇禮血案」要發生。所以在這裏，我們要嚴重的警惕讀者：今後中國的趨勢，不是中國人民消滅中共，就是中共消滅中國人民！這決不是危言聳聽，而是有過去的血的事實，血的教訓的。那末，我們還是願意為中共所消滅呢？還是我們來消滅中共呢？這就在乎中國人民的自擇，用不着我們再說什麼了。

共軍屠殺崇禮紀實

目次

- 一、崇禮血案簡略經過
- 二、共軍屠殺崇禮真象
- 三、向全世界控訴共軍暴行
- 四、察民衆代表飛京報告崇禮血案
- 五、共軍屠殺崇禮紀實
- 六、崇禮看浩劫
- 七、弔劫後崇禮

八、劫後崇禮行

九、崇禮歸來答客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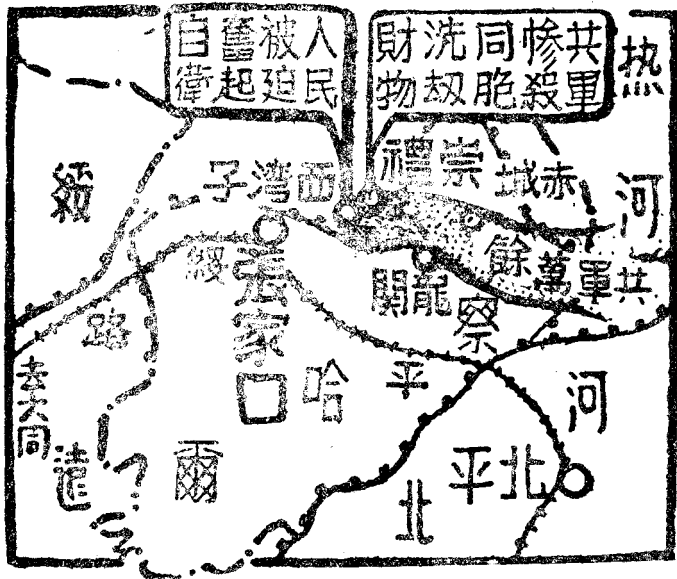
十、輿論界譴責共軍暴行

1、中共又一次大屠殺

2、論崇禮屠城

3、斥喪心病狂爲共軍辯護的文匯報

——附文匯報「崇禮大屠殺內幕」謬文——



共軍屠殺崇禮紀實

一 崇禮血案簡略經過

察北共軍陳宗岷部，乘國軍格遵停戰命令之際，於十二月九日攻佔崇禮縣城（即西灣子，在張家口東北九十華里）盤據三日，屠殺城內男女同胞一千餘人，剖腹摘心，碎腦裂屍，割乳剔鼻，鞣發焚殺。慘刑酷戮無所不有。更於個別屠殺後，復將剩餘之農民五百餘人，擁至城角，悉以機槍掃射，凡擬逃脫者，盡被共軍以刺刀刺殺。一時屍積如山血流遍地，街頭巷尾，屍爲之塞，二百餘年之天主教堂，亦被焚燬，其中男女八十餘人，盡遭殺戮，無一倖免，迨十二日，國軍始將該縣收復。入城之際，全城人

民跌足痛哭，聲聞數里，被殺之多有一家達十二口者。共軍潰退時，將民間財物食糧盡數掠去，居民爭割馬屍充飢，景象之慘，亘古未有。



中共一面宣傳「民主」，
「和平」各種響亮的口號
，一面則不斷以罪惡的血
手，製造慘絕人寰的恐怖
事實！看此圖屍體疊疊那
個不是同胞骨肉？

二 共軍屠殺崇禮真象

這是好像一件不會有的事件，尤其是在政府軍隊恪遵停止衝突命令，察哈爾全省已告光復的今天。

地方：張家口北九十華里崇禮縣城。

時間：三十五年十二月九日夜。

共軍發動三個旅的兵力去偷襲這個孤另另的土城。當然，駐在的國軍一方面限於停止衝突的命令，一方面限於衆寡的懸殊，不得已中只有忍痛退出，從此，這慘絕人寰的悲劇便算開場。

立刻地，共軍在全城人民冒死自衛的槍火下，全部衝進去，五分鐘後，所有的站在城牆上保衛自己性命的老百姓完全成了八路軍的俘虜。無情的繩索網縛着七百多個農民，不幸的一串一串的被共殺牽着，牛馬也似地被牽着遊街，走到一條街頭，殺上三二十個，挨到一條巷尾，殺上三二十個。直到每一條巷口都堆壘着死屍時，才將餘剩的三百多人擁到東南城角一起用機槍掃射了。

誰能相信有這事呢，在一條街旁，兩株樹的中間，橫躺着一具血糊出來的女屍，大約二十多歲的年紀，全身赤露在太陽下，乳房、鼻子被割去了，眼被剝去了，她膠着在

自己流成的血泊裏。

另外一株大樹旁，不滿二十歲的青年，眼緊閉着，嘴角却向下裂着，好像在陳說難忍的「死之疼痛」，樹幹上釘着他的手與足，樹枝上掛着他的臂與腿，只有軀幹部——被血泥裹出來的軀幹部被拋在路側，血泥漿還沒有掩蓋了臉上疼痛的表情。

當十三日國軍將縣城收復時，火焰還滿處騰耀着，全城的女人，孩子們都呆着了，他們忘記了恐懼，忘記了傷慟，只石人似的站在自己當初站定的地方，瞪着大眼呆看，直到國軍一個個的搖撼他們，安撫他們，這才恢復了知覺，霎那地全城騰起了哭聲，騰起了火焰，騰起了血光——在每一個號啕人的眼前。

戰友們的汗和同情淚，還有沾在身上的同胞的血混在一起，染遍了衣襟和衣袖，染遍了手和臉，他們噙着淚，揮着汗，踏着血，衝入濃烟烈焰中，替那些呆癡了的人民撲滅吞蝕房屋的火海。

天主教堂的火場上，十幾位虔敬的信徒釘住似地站立在半堵頹垣下。沒有表情，沒有聲息，只有灰白色的唇微微地在顫動，向上帝陳說他們悽慘的遭遇。火燒燬了聖堂，燒燬了聖像，燒燬了主教府和醫院。他們側轉背向着這悽烈的火場，不敢向背後拋過最短的一瞥，因為在那熊熊烈焰中，埋葬了他們的忠實伴伙，埋葬了修士與貞女，埋葬了耶穌用寶血所買贖的三百多個兒女。

畢剝，轟轟！轟轟！嘩啦！他們灣着腰，抓着前襟，像要把將要炸裂的心從腔子裏抓

了出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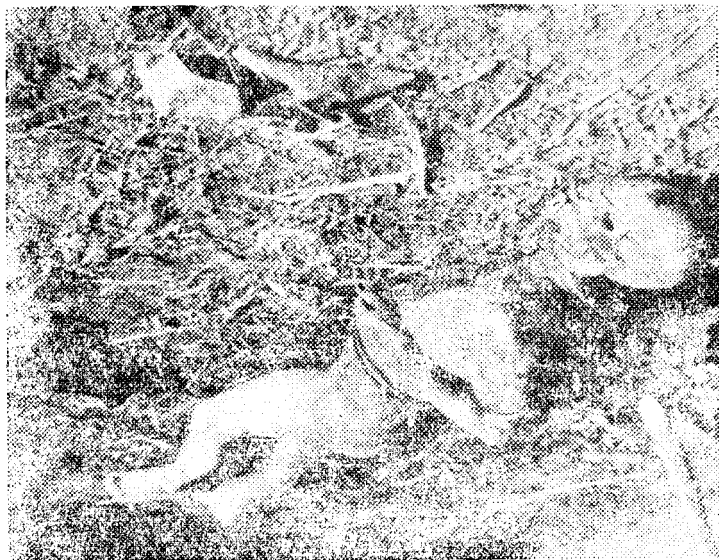
在教堂的另一牆角下，十幾個屍體堆在一起，圈曲着，拘攣着，一個個被火燒焦了的屍身。他們曾被草繩捆在一起，赤條條的十幾個人，在搗心的柴草上澆上油以後，烈燄熬煎着他們。草繩燒斷了，掙扎起來的又逢着了刺刀的鋒刃，熱血隨着白刃噴出，大家因疼痛而亂燒亂跳，最後一挺，一挺，完了，一條條焦黑的東西。

七十多歲的老頭兒，當腦漿被砸裂，生殖器被割去，生命隨着血液滲入泥土後，兩隻瘦得皮包骨頭臂膀還向後緊緊地綁着。

有女人被割去陰戶，有幼童由肛門刺入刺刀，有腸子與血與泥土和在一起凍成了堅冰粘在地上。有……啊！上帝！求你拿去我們的腦子，消失我們的記憶。

共軍屠殺三天的成績，斷送了崇禮縣一千多條性命，最後將所有的財物都擄掠走了——甚至於把沒有做妥的鞋底子都搶走。沒有一家沒有死人的。最多的有一家死十二口的，在那災難之城裏，血在盪漾，未死的屍身在蠕動。十一天了，無眼不在流淚，無口不在號啕，在這二十二個晝夜裏，哭泣聲沒有止住過，幼兒失去了父親，少婦成了雛孀，四肢遲慢的耆者，再也不知道將有誰來給他們送葬。血、火、哭聲、屍首、地獄的門，不，地獄的深處。

魔鬼的勢力會伸張，地獄的疆界會開拓，中共的血手已伸向全國出來了，除非我們將它——血手——打折，不然，它是要攫取我們的生命的。



八路軍的殘暴力量，不但臨於成人，並且臨於孺子。不滿十歲的兒童，被共軍在街上踢來踢去，沿街哭嚎，最後，還將這孱弱的生命用麻繩勒死。棄屍街頭——遭遇這同一命運的兒童，在二十個以上。

三 向全世界控訴共軍暴行

滅絕人性的共產黨，在察北大馬羣山下，用他們兇暴的血手，又一次造成了「屠殺崇禮人民的大慘案」！

這個慘案震動察省二百多萬同胞的心情！震動全國全世界人民的心情！記者視察團，在這個噩耗傳來的第二天，十幾位同業，冒着朔風，便向崇禮進發！

染滿血跡的牛車上拉着兩具赤條條的屍體

從張垣到崇禮，是沿着正溝河道和山川走的，在路途上我遇見一把鼻涕一把淚的一位老太太，拖着小孩子，向張垣吃力的走着，遇見一位五六十歲的老頭子，駝着背，背了一束乾柴，墨黑凍裂的雙手。不時揉着紅腫深陷的眼睛，一邊上氣接不着下氣的走，一邊不時叫着兒子的名字。遇見一個染滿血跡的牛車上，拉着兩具赤條條被慘害了的屍體，一個披頭散髮穿着單衣的中年婦女，跟着車。不知道冷，也不知道哭，蒼白的臉上留着血跡，她紅腫的眸子，死死地凝着那兩個赤條條的屍體！

崇禮是一個四面環山的小縣，原先是屬於張北縣，叫西灣子，二百多年前這裏就有

天主堂，因為傳教的關係，這裏的人家就逐漸增加了，民國二十年設政治局，二十三年改為崇禮縣，經過敵僞九年的蹂躪，共黨一年的壓迫，這個五百多戶六千餘人口的崇禮，已經非常的灰暗殘破，現在又經過這次的浩劫，幾乎成了人間地獄！

每個角落裏都能看到緋紅的血跡和凍僵的體屍

當我們一走進這個沒有外圍的城鎮裏，就聽到了斷斷續續的痛哭和呻吟聲，雖然斜陽仍照射着封凍了的大地，但這個村子的裏裏外外，却顯得陰森可怕，每一條巷每一個曠場角落，都能看到緋紅的血跡和凍僵的屍體，殺死的耕牛和騾馬，到處狼藉。這裏一個頭，那裏一條腿，僥倖未死的少數同胞，也被搶掠一空。受着飢寒的交迫，割食爛牛死馬來充飢。要不是有一部份國軍和天主堂一縷烟火外，這廣大個城鎮，真有一「人煙斷絕」的恐怖景象。

我們兩輛憤怒的汽車，衝入這個大屠殺案的悲慘內幕之中，一個一個感到了恐怖、陰森。我們魯樂山縣長和趙神父引導我們到孤兒院，剛到門口，就遇見兩位找不見丈夫屍體歸來的少年婦女，站着、凝視着，低着頭，木然不動，似在向上帝祈禱。幾位着白衣的外籍修女，流着眼淚，用不熟習的中國語說：「這一次……這一次，人殺啦！堂燒了！……東西都搶走……這一次……」她們這樣生硬的一次一次的重複着。一百多個可

憐的小生命，從幾個月至八九歲的孤兒，把我們包圍了，有的跪在炕上，大點的站在炕下，捧着小小的雙手流着淚，向我們哭訴：「我怕，你們不要走，給我們多留幾個兵：不要走，我們怕，：：」這羣小生命悲慘的呼聲，像刀像箭，像銳利的針，深深地刺進了我們慘痛的心，我們的熱淚不住的往心裏流，越流越多，似乎流滿了，便不禁的從眼眶裏流了出來，大家都說不出話來。我站在前面，一羣可憐的孩子，緊緊地圍着我，其中幾個伸出手要拉我，但又縮了回去，擦着眼睛，我摸着他們的頭，硬着嗓子安慰的說：「：：別哭啦。我們不走，這裏我們的兵很多，一定要保護你們的：：：」。但我的安慰失敗了，經我這樣一說，她們的哭聲和痛呼聲反而更大了。魯縣長趕緊接着說：「：：傅長官關懷你們，特別給你們送來廿萬元，救濟你們！」但她們的眼淚仍在直流。我們退出了院子，她們緊跟着，一個個伸長了脖子，張着小嘴，哭着訴着，我把口袋裏的十幾塊糖分別給了我身邊的幾個孤兒，一位修女讓那幾個孤兒給我敬了禮，她對我說：「堂裏所有的房子叫八路軍燒了，孤兒院已放好了柴火，正準備燒，孩子們跪下哀求了半天才留下，可是我們吃的、蓋的、衣服，完全叫他們搶走了，現在我們一天吃一頓飯，省下的讓孩子們吃。」我們很快的走出了孤兒院，沒有取回頭再看這一羣小生命！

教堂設立的養老院，兀立在一個小巷的角落裏，這次幸運的在大燒殺中沒有變成了

灰燼，可是所有的東西，衣服食糧，完全叫八路軍的所謂「幹部」搶走一光。寡孤老人們的衣物，完全從屋裏搬了出來，連老鼠洞也都蒐查了，能拿走的，一點也不留。不能拿走的，一火燒光。我們踏進養老院的小院子，但見放滿了破櫃子、爛箱子、破爛衣服，小米蕎麥撒得滿地都是，小泥神像也被打得粉碎，像一具尸體躺在地上，一對有「雙喜」字的大花瓶，也都打破了，一位七十八歲的老人劉萬春，他是三道營的人，老的幾乎連路都不能走。爬在地上拾着米粒。張殿貞老太太。今年已五十三歲了，她掉着眼淚說：「院裏五個孤寡老人，都是沒兒沒女，無依無靠。辛辛苦苦所留下的一點東西，叫八路軍的幹部全搶走了，我們還想活嗎？……」

徐神父滿身都是刺刀傷痕，最後被石頭擊破頭顱而死

崇禮的天主教堂，建築非常偉大，約有二百五十多年的歷史，它可算塞上的一座小天堂，但現在已變成了灰燼。徐神父今年已三十歲，滿身滿是八路軍刺刀傷痕。最後是用大石頭擊破了頭顱而死。另外有兩位神父失蹤，一位外國神父用很熟習的中國話說：「……我今年已六十多歲，傳教已四十多年，走的地方也很多，兩次世界大戰我都經過了，從沒有見過這樣慘，這樣可怕的現象，不但殺了神父，而且燒了教堂，更慘的是把二百多教民燒死在教堂裏，一位十幾歲的小孩子，逃了出來，又被投進了火坑，你看多

「嗚嗚呵！」遠遠的我們還嗅着燒焦了最難聞的死人味！在一個燒過了的廢墟中，幾十個燒死了的尸體，他們和她們的頭部及臂、腿，都燒得不見了。祇留下一具一具焦黑的屍體！

被燒焦了的死人臭味和慘痛的哭聲，呻吟聲籠襲了崇禮，這不是人間，而是地獄！崇禮東南曠場上，躺着四百多具赤裸裸的尸體，有的用大石擊碎頭顱，有的用刺刀亂刺斃命，有的剝去了心，割掉了鼻子耳朵，有的掏去了腸肚，割去了生殖器，有的用刺刀剝爛了肛門，還有一位廿幾歲的少年婦女，把身上的衣服完全剝了，割去乳峯，割去鼻子耳朵以後慘死了。

剝去心掏了腸子把臂腿砍掉掛在樹杈上血淋淋地……

還有一位將近廿歲的青年，把手腳釘在兩棵距離較近的樹上，用刺刀剝去心掏了腸子，然後把臂腿割掉，掛在樹枝上，血淋淋地一塊一滴的往下落，落在地上的都凍成了紫紅的冰塊和泥土凝結在一起，慘死的形狀太多了！沒有人能想像到，也沒有人能作得出。我們正這樣悲痛的看着，沉默着，一位五十多歲的老漢，穿着一身破舊的衣服，駝着背，臉色蒼白的非常可怕，皺紋裏顯着一條一條的黑灰，他從我們身邊走過，並沒有看我們一眼，又碰上了一個拉着小孩認尸的老太太。他瞪了她幾眼，似乎認得，但也沒

有說話，他搬着一個一個赤裸裸凍僵的尸體，並不駭怕，也不流淚，口中喃喃的說：「喜兒！喜兒！誰把你殺死了！你死到什麼地方，老子要替你報仇的！」他這樣不住的尋找，不住的念叨，他深陷的眼睛，雖然是紅腫的，但已經沒有淚了！

十二月十四日的黃昏，崇禮大慘案中倖免未死的婦女小孩子，老頭子，一共還不到一百個人，齊集在鎮公所的房子裏，他們和他們死板板土色面孔上，看不到一點活的氣色，站着不知道移動，張着口不知說一句話，瞪着無光的眼睛看着人，在恐怖的沉靜中，沒有一個想出要說的話。許久許久鄭殿保突然舉起了手，結結巴巴陳痛的傾述了起來。她是一位卅多歲健壯的女性，她是人民自衛隊長鄭忠輝的胞妹，她前言不達後語的，敘述着她們鄭家被慘殺和失蹤的十二個人的悲慘經過，四十多歲的老太太陳高氏，她軟弱的好似站不住了，靠在牆壁上，傷心的痛訴她的丈夫陳富榮，和她兩個兒子陳瑞和陳貴被共軍殺死的慘狀。從共軍大屠殺中逃出來的張鍵，他是縣政府的祕書，坐在門口，蒼白的臉上顯着濃濃的眉和黑色的鬚子，他捏緊拳頭說：「……這次共軍對我們崇禮的人民殺的太慘了，就地剝去衣服殺死的大人小孩及老弱婦女總在五百以上，連失蹤的下了兩千，崇禮的八溝一坪，女人哭丈夫，老漢哭兒子，孩子哭爹娘，這幾天無論白天夜，總是一片哭聲！但我們哭過之後，應該擦乾眼淚，向這羣殺人犯復仇！」一位外國學父說：「……共黨所謂羣衆，也不過是他們那幾個幹部，燒教堂，殺神父，就是這

些幹部幹的！這叫什麼信教自由？傳教自由？」

我們要報仇，我們死也要報仇！

英雄氣概的常清明老頭子，他說：「八路軍是我們不共戴天的仇人！自衛隊在那裏，人民就在那裏，國軍到那裏，人民是要跟到那裏的！」人叢中一個老漢說：「現在我們明白了！我們要報仇！我們死也得報仇！」當人民屈辱而能苟活的時候，人民或者要屈辱着、忍受着，但當人民屈辱而不能苟活的時候，人民就要堅決的反抗，拚死的反抗！

恐怖悲慘籠罩着崇禮，家家有死者，戶戶有哭聲！據我們日親實際的調查，崇禮人民，十分之八九，已被劫掠一空，死者不能安葬，活者無衣無食，都是吃着被共軍殺害的死牛爛馬，來維持可憐的生命，在這種淒慘的情形下，崇禮的人民，痛哭流涕呼喊着：我們從死裏回來，我們不再害怕死，我們要和國軍一塊兒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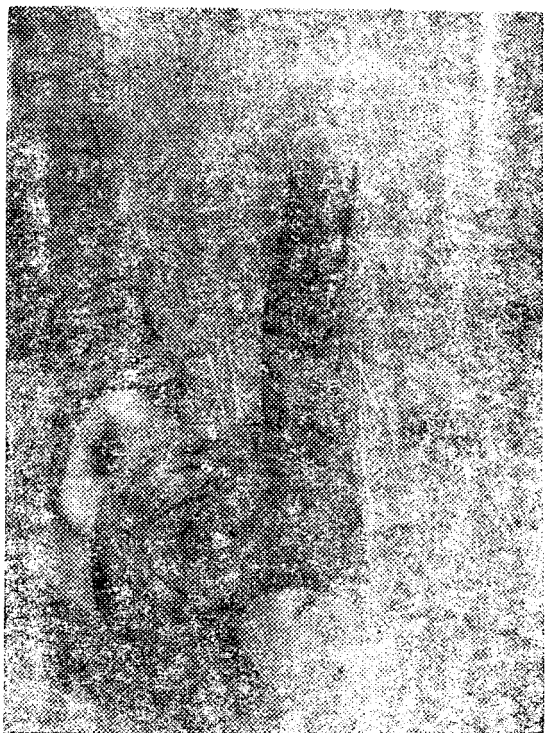
本省軍政當局和救濟分署，正以大量衣服和米麵，向崇禮輸送，在共產黨大殺戮大劫掠之後，這是目前最緊要的工作。人民在心坎裏，曾從這次慘案中，把是非和善惡，分的清清楚楚。

（戴毅）



篤信天主，熱心佈道的
徐神父，今年剛三十歲，
他沒有參加過政治活
動，過去還爲共軍醫治
傷兵，可是共軍對他亦
沒輕輕放過，看他滿身
都是刺刀傷痕，最後又
用石頭擊破頭顱而死。

(攝自棺中)



剖腹摘心，架紮不過如此！

四 察民衆代表飛京報告崇禮血案

察哈爾省民衆代表李竭忠，自察飛抵首都，以共軍屠殺崇禮之慘况向全世界人士公佈，並呼籲予此絕滅人性之劊子手以有效之制裁，爲崇禮千餘被殘害之無辜民衆雪仇。李氏稱：政府頒佈停戰令後，察省前綫國軍遵令停止行動，共軍見有機可乘，竟於十二月九日夜發動三個旅的兵力，向崇禮縣城偷襲。駐城國軍一方面因恪遵停止衝突令，一方面寡衆懸殊，不得已忍痛退出。共軍進入後，卽大肆屠殺，參加保障城垣之七百餘農民首被俘虜，以繩索串縛，驅之遊街，隨走隨殺，街頭巷尾，遍處均遺有死屍，最後剩餘三百餘人，被驅至東南城角，以機槍射死。集體大屠後，零星之殘殺隨處發生，無論老弱，無論婦女，均爲共軍刀鋒之對象。而婦女復多遭奸淫，並有被割去陰戶、乳頭而慘死者。天主教堂內積屍達三百餘具，堂中修士貞女均被害，徐神父亦同時慘死。教堂內復有被火燒焦之屍體十餘具，據目擊者談：此等被難者均赤身不掛，以草繩縛爲一束，置於澆有火油之柴堆上，引火燒燃，草繩燒斷後，掙扎欲逃，共軍圍於四周以刺刀劈刺，最後終於在刀劍與火灼中慘斃。共軍盤據崇禮三日，國軍收復後，檢獲被害人民屍體千餘具，共軍退出時，復四處縱火，並將人民所有財產搜括捆載而去，甚至未完工之

布鞋底亦成爲共軍之贓物。死難最慘者，有一家十二口盡被殺害，李君謂：劫後崇禮傷心慘目之情景，非目睹者殆難想像，而言語筆墨亦難傳述此魔鬼的恐怖巨製於萬一。李君攜來照片多幀，令人慘不忍睹。察省旅京人士會同李君在國大會堂休息室招待中外記者，報告崇禮血案情形。（京中央日報）



在基督教義的薰陶中，她深深認識到貞節的可貴，於是她堅決拒絕了狼子成性的共軍的淫念，自然逃不了慾火難以發泄的劊子手的報復——純潔的靈魂終於飄渺的升入天堂。看！在遍體鱗傷後乳房也被共軍割掉了。

五 共軍屠殺崇禮紀實

崇禮縣離張垣九十華里，是一個天主教區，人民文化水準相當高，居民都有自治能力，各地天主教堂內的司鐸，多半要從這個地方來修升，牠有輝煌偉大的教堂建築，有和藹慈祥的民衆羣。盛產各種珍貴的皮毛藥材；但是現在她的美麗聖潔，一切一切都被共軍一天一夜的好撈燒殺，摧毀無餘了。這次大劫之來，主要有兩個原因：一、西灣子的人民自動的領購武器組織自衛團，來保護自己的身家性命，這犯了共軍的大忌，因此由熱境三天三夜調來萬餘人，存心血洗這個小城。二、西灣子人民多天主教徒，他們有聖潔的信仰，高尚的品格，不能供其奴役，這也是觸動共軍憤恨的。從共軍的口號中，可以看出其豺狼面貌的一般：（一）殺盡天主教徒；（二）殺盡自衛團保安隊；（三）殺盡向國軍寫逃亡者；（四）殺盡不服從裏脅者；（五）剷除大中農戶及財主；（六）殺盡國特及頑固軍。

一 五夜血戰

崇禮之戰，是十二月九日清晨開始的，來犯共軍計有五旅，十三旅及地方團隊幹

部共約萬餘名。裹脅龍關，赤城窮人前來搶奪財物的，不計其數。他以五旅攻擊崇禮，十三旅截擊國軍南北兩路援軍，那時崇禮國軍兵力僅石玉山司令所部不及千名，和地方的保安隊自衛隊約二百人，寡眾懸殊，勢難抵敵。石部電台，首被共軍搶去，無法向長官部通訊求援，縣城四面被圍，完全陷於孤立，戰至九日下午四時，石部被迫退守西山，其中約有二百人，在「槍交下要命」的誘惑下，竟將武器放下了，結果却被共軍剝淨衣服，全部死在刺刀機槍下。

石部退出後，城內的人民，仍繼續抵抗，但大部共軍已入城垣，到處火光燭天，殺聲遍地，武裝的人民，這時已被迫退守在天主堂鐘樓上，相持一晝夜之久，卒因彈盡援絕，鐘樓被共軍縱火，那忠勇的可敬的八十多名保衛家鄉的義士，遂在大呼「打倒共產黨，打倒八路軍」聲中，全部捐生烈焰中。

城破的晚上

九日晚十二時左右，崇禮的戰鬥行動，隨着那八十多名勇士生命的結束，也告結束了。在這黑暗的深夜裏，崇禮城內到處燃燒着燭天的鬼火，它把人們的臉完全照成灰白色，大地上一片悽慘，這時，除了房倒壁塌風火怒吼聲以外，就只有共軍沿門逐戶向外趕逐老百姓的聲音：「他媽的，家裏的人全出來」，「奶奶的，你往那裏躲」，「這個

是國特」，「這個是教友」，「這個是自衛團」，「這個是財主」，便用這些頭銜，隨便的放在老百姓頭上，絕沒有他們申辯的餘地。隨着就一個個的或是剜眼，割舌，或是開膛，破肚，剝皮，割肉，剝臂，鋸腿的處死，也有拋在火裏燒死的，也有石頭軋死的，也有刺刀刺死的。那些婦女們，眼看着親愛的兒子或丈夫父親被處死，絕不敢看，更不敢哭，不然，證明了是死者的家屬，不是被強姦後殺死，就是被擄走。十日的一日，共軍除了繼續的搜殺老百姓外，就是那些由龍關赤城趕來更兇的大批暴衆——八路軍的幹部——沿門逐戶的大肆搶掠，斃地刨牆，剝衣服，（死的活的）趕豬羊，一批一批不斷的向龍關赤城送去。這種混亂狀態，整整繼續了一日一夜，至十一日早，國軍三十一師，纔把崇禮重奪回來。

屍山和血河

國軍收復後的崇禮，到處是慘不忍觀的屍山和血河，國軍的戰士們，一面勇敢的掃蕩殘敵，一面青無旁貸地協助地方政府辦理善後，抬埋尸體，打掃瓦礫，整理街道；經掩埋的軍人屍體二百多具，抬到教堂院內的良民屍體二百九十四具，讓百姓來辨認，同時並幫同着亂民們開剝死畜的肌肉充飢，更讓出，很多的皮棉大衣給赤身露體的婦女們遮羞。西灣子，東溝門，太平莊頭二道營子等村的人民，雖然由國軍救出了死亡綫，但

是他們還成天在死堆裏或山溝裏尋覓着自己親人的尸體，到處都是哭喪着臉，辨認他們的姊妹，兄弟，父母，妻子的尋尸者，真是野哭千家慘痛萬分。崇禮的棺木早已用絕了，每家都是用他那祖遺的大櫃來殮埋屍體，三個人一櫃，五個人一櫃，乾草數把當壽衣，真是極盡人世悽慘。東沟門居民鄭中槐，一家男婦老幼被殺死十二口，現僅留下孤兒寡婦二人，十二具尸首橫陳院子裏，任憑孤兒寡婦晝夜痛哭，也沒人去殮埋，現在据西灣子鎮公所不全的調查統計，百姓被殺死七百多人，尸首多已發見，失蹤的五百多人；有被其軍擄走的，逃跑的，生死不明的，至於軍人及公務人員殉職的，也有七百多人。崇禮這次不但損失了許多生命，而且把養命的牲畜，食糧，衣物，財產全部一掃而光，真是空前浩劫。

天主堂

西灣子的天主堂和教友，這次是共軍屠戮崇禮的主要對象，這個建築偉大輝煌的主教府天主堂，且有二百多年的光榮歷史，內部設備的完善，在察北除了張家口有這樣的建築外，這裏的教堂就居第二位了，以他內部具備的書籍，儀器，藥品來說：相當一個大學府。相當一個大醫院，這要在察省是沒有可以比得上的。但是，這次全完了，各種物品有的被搶走，有的隨着主教府，修道院，大教堂，教士住宅，耶穌聖心院，一同

付之一炬了。一個神父遍體鱗傷的被刺死了，其他兩個到現在還沒有下落，現在堂內殘留的一個小鐘，雖然還按時的響着，但他們的信徒已無聚會所，已無祈禱處了。高鄭兩位神父，每日也破了常例，在打掃洗刷尸體，含着眼淚，沿門去安慰死難家屬；婦女嬰孩們，更是滿面淚痕，莫知所從。尤其是外籍的高神父，他受得刺激太深了，他唯一的說教就是「死的已經死了，但是活的仍須活着。」（中央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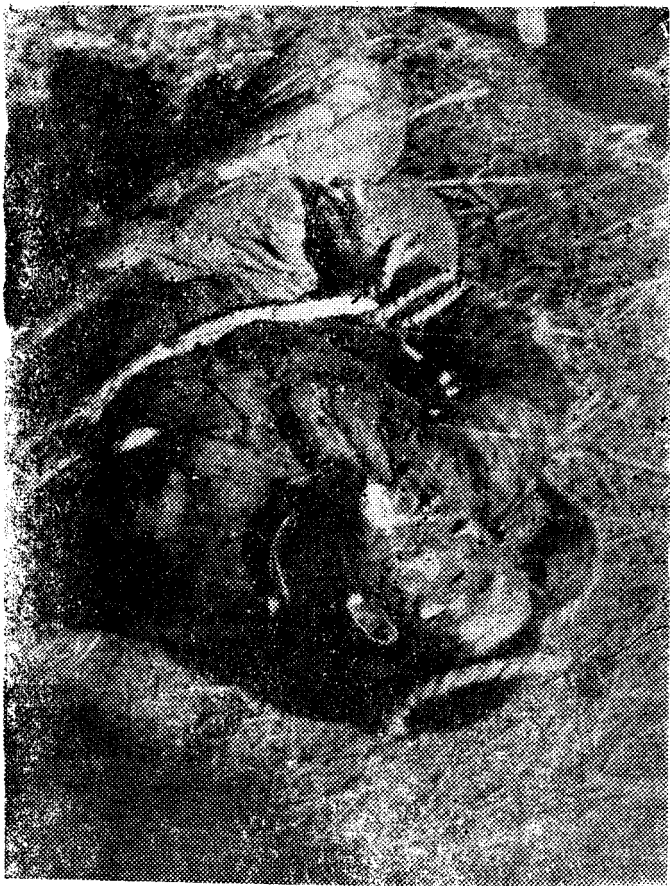


又是一具血跡模糊的屍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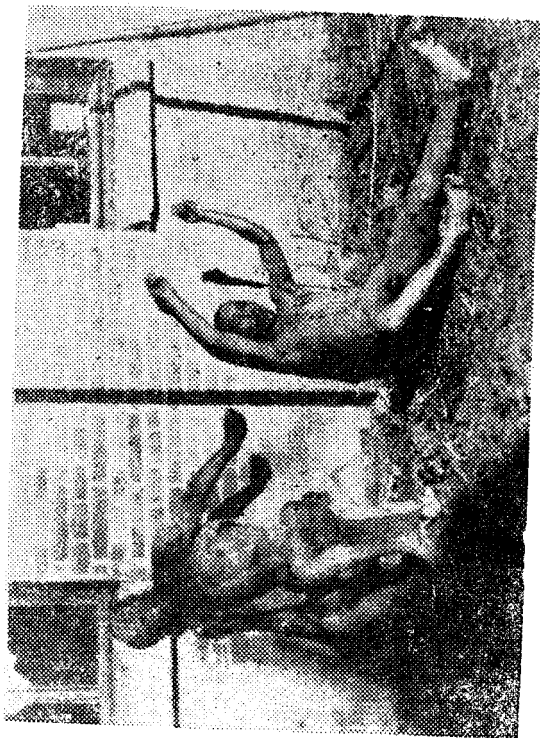


這些無辜的同胞，被共軍用繩索捆在一起百般凌辱之後，連生殖器都被割去

這男是一個遭毒打後又被吊死在枯樹上的貧賤子孫。他死了，可是牙關還咬得緊緊的痛恨着匪徒的暴行。



共軍屠殺崇禮紀實



慘死時的最後掙扎！

六 崇禮看浩劫

面對着這一大堆殘缺不全，污血滿身的屍首，我懷疑我是在人間的崇禮，抑或已經來到了黑暗的地獄！透過一眶同情的眼淚，我有穿了「人民的軍隊」對人民所做的一切。

二百六十幾具死屍，前仰後合地躺在燒燬的主教府旁雪後的草地裏。這廂一個老年人緊皺着眼，左腿是沒有了，他的天靈蓋已經不知道給人拋棄在那裏；緊接着是一個看上去不滿十二歲的小孩，縮着刀痕滿身的身子，張開小嘴，好像在向誰訴說着他不幸的遭遇；另一堆裏我發現一個肚腹空空的青年，伸直了他的四肢，露出了肚子裏下雪後凝結的片片冰塊，一個老婦坐在屍旁，在哭訴出刺人心弦的詞句；再過去是一個割去了生殖器的有鬚鬚的漢子，面部已經腐爛了，左足上還穿着一隻白色的氈蹬子；在場地的左下角，直躺着一具完好的青年屍體，但從他那兩腮旁深刻的勒痕和鼓出的雙眼，我敢判斷他是經過了劇烈的掙扎才死去的，旁邊逡巡着一個七八歲的小孩，他哀聲的慘叫着那已經不能回答的哥哥；更遠一點，是一具沒有下肢的瘦老頭兒，就是在殘存的胸腹部，我數出了十三道縱橫交叉的刀痕；在靠房的右下角裏，橫排着七八具柏木的棺材，裏面

雜亂地裝滿了焦黑的骨頭。廿幾位老少的婦女，團團跪着，她們合禱出對死者的最悲慘的祝福。

徬徨在羣屍的間隙裏，我的神經開始有點麻木。「要不是良心上有報導真實的義務，我簡直想馬上逃避掉這個可怕的人間地獄！」一個同業道出了我內心的聲音。

在羣屍堆中，十三歲的小朋友何子滔張大了恐怖的眼，他正在找尋他哥哥的屍首。從他的天真的談話裏，我知道他家裏是一個標準的佃農，一家三口種着少數耕地。哥哥十八歲了。未死前是家裏唯一能夠下田工作的人。但是現在呢？「哥哥給八路用石子砸碎腦袋死了！」他呆呆的說着。接着一個高高的杜姓瘦老頭兒向我訴說着他不幸的遭遇；他的老妻一年前死掉了，二十歲的大孩子和十七歲的阿憨給八路活活地燒死；而今，剩下來陪伴他的，只是手裏抱着的一個剛滿三歲的孩子。孩子神經質地四邊望着，對於眼前的一切，顯然感到恐怖。

慢慢地。農民們向我圍了上來，他們爭着向我陳述他們的一切。一個常老太太的兒子是失蹤了。在屍隊裏她找不出她可愛的孩子，「他啊！燒成灰我也會認得出來的！」她喃喃地低語。另一個曹姓的婦人絮述着幼兒阿花被刺死的經過；她的話還沒說完，另一個中年人爭着開始講述着自己的遭遇，房子燒掉了，三個成人的兒子至今不知去向；……耳邊上嗡嗡地只聽出一個個悲慘的故事。更可憐的是他們見了人都悽慘地叫道：「

大人，請你多派一些軍隊，我們是怕死了。」這是他們一致的呼聲。事實上，自從國軍再度收復崇禮以後，他們便像一羣小孩跟着母親似地，國軍走到那裏，他們便跟到那裏。尤其是夜間，城東的民衆總是一窩蜂地跑到城西國軍營地過夜，「給上次的突然的事件嚇壞了，他們總怕着這不幸的事情會重演一次。」一個教堂貞女輕聲地嘆息說。

教會的損失是可觀的，當初四萬兩銀子造成的巍峨的教堂燒掉了，只剩下四壁磚牆和破洞的窗孔，直伸伸地立在廢墟裏；主教府也沒逃出火神的光顧，而且，就在這裏面，曾經燒殺了一百多個避難的教友，就是「逃出的也給共軍用刺刀挑進火坑去。」五十多歲的王崇章鎮員告訴記者。醫院也是共軍燒燬的對象，僅僅剩下兩座尖頂全用磚造燒不掉的鐘樓，還完好地屹立在教堂的後側。

孤兒院幾乎接受了火劫，院旁的木柴已經架好了，幸賴着一羣男女孩子跪下的央求共軍作了例外的一次善事；但房子雖然沒燒掉，孩子們的糧食却被全部搶走了。這恐怖經歷深印入孩子們的眼簾，「至今，他們還天天問着『軍隊』走了沒有？」奧籍的五十餘歲的康貞秀嘆口氣說。她和其他的幾個貞女，就在刺刀的威脅下，也沒忘却保護孩子的天職。

老百姓的家裏也遭受到相同的命運。有的房子是燒光了，沒燒的也被共軍把全部東西擄去；他們看着自己生命般的財物被三四百牛車一一運走，也只有把眼淚嚥進肚子。

如今，冬天的溫度已經降到零下二十幾度，住在這「家徒四壁」的屋子裏，誰都不能想像這剩餘的日子將會如何度過？

現在，讓我們從這些誠樸人民的談話中來補敘出這血案簡略的經過吧！十一月十二日傳長官的部隊，乘着十一日克復張垣的餘威，進駐了這個小小的縣城之後，綏東保安副司令石玉山便帶領了一千多個民衆湊合的武力駐守這裏。這部隊本來缺乏訓練，再加上停戰令的頒布，更使得他們疏於防衛。共軍利用了這個機會，他們更開始處心積慮地謀算着。在十二月八日的夜晚，由陳家崑指揮下的第五旅、第十三旅和「第七軍分區」的一萬多共軍便悄悄地包圍了這個小小的縣城。九日早晨城內的居民從共軍槍礮聲中驚醒，崇城和長官部的連絡首先被切斷，然後，共軍巨大的兵力便開始瘋狂地攻擊。城內的少數國軍和自衛隊英勇地守衛着，但終於在衆寡不敵的情況下，在當天下午四時撒離縣城。於是，在此後的三四日內，共軍便開始了有計劃的屠殺。殘餘下的二百多個自衛隊在戰鬥停止後喪失了生命；五百多個非戰鬥員的老百姓也遭到相同的命運。機槍，刺刀，麻繩，烈火把這個華北著名的教區，一下子變成了黑暗地獄。僅僅在主教府一古腦兒被燒死的，便有一百多個避難的教友。「當時有幾個小孩曾經想逃出來，但一到門口，却又被共軍用槍挑回火坑！」曾經被共軍擄去後逃回的張樹椿先生向記者憤恨地說。

十二日國軍再度進駐縣城，共軍臨走時還擄走了四百多個人民。在撤退向赤城龍關的路上，老弱不堪行走的被共軍一一刺死，一部分被認為「無罪」開釋的，也因為共軍剝光了蔽身的衣服，而在回家的雪地上差不多全被凍斃。當記者於三十日到達崇禮的時候，曾經碰到過幾個回來的人，據他們說：七十幾個年青的小伙子，已經編入了赤城共軍；教堂裏的靳江，姚桂荅神父，還留在共軍的廳堂裏，徐神父已經被石擊破腦而死了。

總算一下，被共軍燒殺死去的軍民，共約八百人；連同擄去的四百人算來，這小小的崇禮便已經失去了總入口的三分之一。大部分的屍首已經為他們的家屬掩埋，全部女人的遺體，也因為不忍其暴露而逐一入土。因此，在記者所能見到的便只有上面敘述出的焦骨和二百六十幾具污血斑斑奇形怪狀的男屍。另外在醫院旁的院落內，至今還殘留着廿幾具士兵的屍首。

這些在塞北荒原裏居住的平民，生前，他們在零下廿幾度的寒氣裏困苦的生活着；如今，他們又在「人民的軍隊」的藝術似的屠殺下，結束了一生不幸的遭遇。

我非常贊賞傅長官作義對於此次血案的態度。當記者們在廿九日初到張垣時，他除了代表人民向遠道的客人們表示歡迎外，一句話也不會多說，他只希望記者們用自己的眼睛和耳朵去探導事實的真相，再忠實地報道給全國的同胞。一直等到了記者們在三十

日從崇禮視察歸來時，他才沉痛地道出他所知道的事實經過。

關於共軍屠殺的動機，有人說是他對於整個與共產主義違背的天主教不滿的結果（因為崇禮縣民百分之九十是教友）；也有人說是共軍經過猛烈抵抗後洩憤的行動；在傅長官却認為這是共黨在政治上澈底失敗後「不得已」的舉動。傅長官說：共軍對人民所採的手段不外三個步驟：最初他們「清算」和「鬥爭」的方式，企圖討好一般清苦的民衆；在他是失敗了，於是他改用組織控制的方式來威脅人民跟着他走。一直等到第二着也失敗時，他便不得不採用有計劃地屠殺，滿望人民因為過度的恐怖而完全懾服。這罪惡的手段歷史上清初曾經一度施展，在當日本人和共黨也來效法時，却完全得到了相反的結果。他們完全忽略了今日的人民還相信着有一個强有力的中央政府，而且在廿世紀民主的時代裏，人民已經有了明白的認識。恐怖懾服不了他們，除了更深的仇恨而外，共產黨得到的只是一些從貧苦的人民處撈得的貧乏物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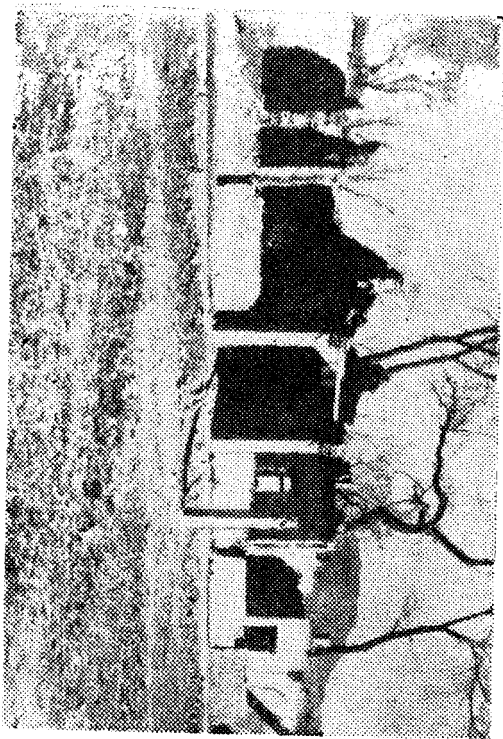
當我握管寫出這篇報導時，我的心。我的眼都不住在跳動；寒風咆哮下的荒原，和這荒原上陳列的幾百具污黑腐朽的屍首不斷地飄浮在我的腦際，我的眼底。我能寫些什麼呢？在這元旦的前夕，我只能說，安息吧！同胞們！種瓜的人得到的是更多瓜實，種下罪惡的，將會得到更大應得的果報。（京中央日報選錄）



慘殺後，再遭分屍！

被中共清算鬥爭之後，

片瓦無存！



七 弔劫後崇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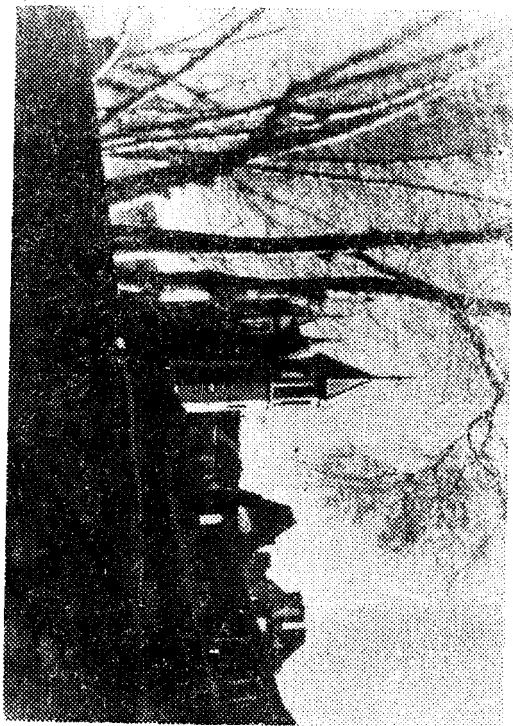
京滬中外記者團三十日冒寒憑弔劫後二十日之崇禮，恍如於冰天雪地中重讀王秀楚之「揚州十日記」，記者團自江南飛平，轉抵寒風凜冽之塞外，目擊劫後崇禮，無辜死難民衆骨暴沙礫，屍陳曠野，淒絕慘悴，驚心怵目，令人忘却嚴寒，崇禮原名西灣子，爲口北小鎮，天主教堂設立達二百餘年，因教務發達，信徒聚居，始能設縣治，居民六百餘戶，幾全爲教徒，崇禮距張垣東北九十里，出張垣北門，羣山嶙峋，清河蜿蜒而東，沿途河覆玄冰，積雪遍地，衰草枯楊，烏鴉噪鳴，黃沙延漫，車行近午始抵崇禮，遙望殘破教堂之鐘樓，已爲昔日所象徵和平博愛之諷刺，天主堂主教府修道院無堂皇建築，大火之後，僅餘一片瓦礫，及斷牆頽垣，教堂空場羅列待人辨認及無力掩埋屍體二百七十餘具，及火燒之骨灰一堆，屍體中碎首穿胸，短臂折脛，焦頭爛額，刀痕斑斑，集各種殘酷之大成，挖心剝皮者，亦赫然入目，記者參觀時。各屍親老幼扶持，撫屍哭泣，其時風悲日曠，天地爲之淒切，不忍卒睹，一縞素少女向記者哭述其老父於十二月五日始返崇禮，不幸竟遭橫死，今後將不知何所歸宿，一白髮老嫗攜弱媳幼孫，泣陳其子爲共軍擄走，生死不明，特趕來此認屍，一家已不克舉炊，六十老翁王崇章稱，其全家七

口慘死，今已欲哭無淚，又稱，共軍盤據三日之內，婦女遭受蹂躪者，不可勝數，王翁復以顛抖語調稱：共軍是欲對崇禮篤信宗教酷愛和平老百姓之燒殺姦擄，然僅爲共軍之污點，亦將爲舉世所憎棄，鬼神亦復不容，老者復引記者視察自衛隊員及老百姓百餘人全數經活活焚斃之處，焦臭觸鼻，迷霧氳氳，當日烈火狂焰之中，掙扎奔命之狀，仍可想見，記者旋赴一片瓦礫之大教堂參觀，教堂於民元興建，歷時五載，始告完成，爲塞北最大之教堂。可容五千八，崇城共軍一把火之後，現已灰燼僅餘，及前修之鐘樓，神父等引記者參觀時，鐘聲振盪，使記者心神不禁爲之嚮往，彷彿數千教徒仍於堂中虔敬膜拜，按共軍過去一年中，曾控制該縣，據嬰兒堂堂長奧籍修女康貞秀女士稱：「我們過去曾爲共軍看病，現在他們却把槍刺朝向我們」。另一修女復稱：「過去一年中，共軍幷曾在教堂內跳舞」。崇禮縣於是次浩劫中，死亡自衛團團員及老百姓逾千人，按擄走者約五百人，中有神父二人，居民大半均因家人之死傷散亡而不能繼續生活，關於善後處理，傅長官已撥發五十萬元，另發麥粉四百袋及衣服千件，全縣居民財物，因遭洗劫一空，是項緊急措施，猶有杯水車薪之感，傅長官於記者參觀歸來時，發表談話稱：「中共對人民有三大步驟，一、利誘，二、威脅，三、恐怖，中共踞察一年，察人瞭解其真面目，反抗亦最堅決，崇禮血案，即顯示共黨對察人利誘威脅之失敗，而採用屠殺恐怖之手段，然其失敗則更無疑問，血淋淋之事實，可證明何人反民主，反人民，破壞

和平，因屠殺只能殺死民主人民與和平，不能殺出一光明幸福之中國，傅氏繼稱：崇禮血案，可協助不識中共真面目者得瞭解其真相，崇禮人民因自衛而慘遭殺戮，兇殘所及，即教堂聖地亦不能免，更重要者，共軍於政府宣佈執行停止衝突命令後，復行突襲，甚至自熱河調兵，處心積慮，自甚明顯，非僅察民對之將永遠反抗，全國全世界人士亦均將唾棄」，記者按屠殺崇禮之共軍據傅將軍稱爲第十三旅第五旅及第七軍分區所部（京和平日報）。

這座天主教堂有二百八十多年的歷史，崇禮縣人民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耶和華的兒女——耶穌基督忠誠的信徒。

共產黨一把火燒燬了自由平等與博愛；從此聽不見鐘樓上發出的和平之聲。





共軍在崇禮盤據了三天的短短時間，不但搶去了老百姓所有的財物，並且運去了所有的食糧。被挖掘過的糧窖好像被砲彈翻過的戰場，當他們潰走後，飢餓隨着傷亡之慘同時襲來。餓得發昏的農民，拄着拐杖，到城隍郊去尋覓馬屍，割裂開來作食物。

八 劫後崇禮行

京平綫上

當中共在崇禮大屠城的消息傳到首都以後，在急景凋年中，更增加了舉國人士的憤怒和悽愴。爲了明瞭這一血案的真相，中外記者團，特往崇禮實地考察。

記者團出發的日期，原來預定在聖誕節前後，偏偏那幾天天公不做美，風雨綿綿，一直延到二十八日纔出發。這一天，晴空萬里，明故宮空運大隊門前格外熱鬧，機場上好幾架飛機都在準備分路起飛，記者團是○—○型二九八號專機，九時三刻，這架專機就載着中外記者一行二十一人向北飛去。

南京漸漸的遠了，皖蘇汜濫區便在眼底展開，這一帶，到處是水，有的像好多幅布帶錯綜交繞，有的就像碎玻璃撒在大地上，閃閃發光。這些碎玻璃已不知割斷了幾許人的生命線，原來已夠悲慘，再加上經年的內亂，逼得老百姓益發走頭無路，在我們眼前閃閃發亮的河流，正是他們所匯成的血淚象徵。越過汜濫區，底下就是魯南山地，羣山像起伏的波濤，山上積雪未消，就像戴着一頂一頂的白帽子。中午時分，過泰山，雲生機翼，飛行員努力的把飛機往上飛，但風勢很大，而且是逆風，機身就無法保持平衡。

看山下的濟南市，好像城市模型一樣的渺小。

過秦山區以後，眼底下一派平原，廣袤千里，這是華北平原的真面目。飛機已經越過中共佔領區多處，我想從平原地區上看看中共佔領區以內的情形也許比較清楚，但所得的印象，除了地面上通常景物以外，什麼也沒有看到。

南京到北平，一般祇要四小時的飛行，因為今天是逆風飛行，結果，比平常超過半小時左右，在南苑機場着陸的時候，已經是午後二時二十分了。

我們因為沒有準備在北方的禦寒設備，大家在飛機上四小時又三十五分的飛行，耳朵和腳都凍得發痛，走下機艙，北國的風沙吹得大家發抖。同時，因為這天起床特別早，又沒有吃什麼東西，至此，大有「饑寒交迫」的感覺。

北平市府劉科長，中宣部華北辦事處費主任，十二戰區長官部駐平辦事處王祕書都來到機場歡迎我們，經過磋商的結果，決定這天不再續飛張家口，留宿北平。於是全體乘市府專車進城，下榻怡園飯店。傍晚時分，何思源市長特地到旅館同我們會晤。匆匆地談了十多分鐘，何市長又約定我們從崇禮回來的時候再在北平見面。

在張家口

一宿之後，二十九日上午九時三刻，專機又載我們續飛張家口，俯瞰北平，城區

周圍四十里，盡及眼底。北平氣派之大，實非南京所及。過八達嶺，長城依稀可見。長城之北，即是察哈爾省境。航行線下，一片山巒，地勢越北去越高，原來我們已到達蒙古高原上空，脚下正是大陰山脈。飛行終點的張家口，在羣山環繞中，從飛機上看張垣，是在盆地的中央。十一時十分，專機降落機場。機場原有建築物，大部份祇剩下斷垣焦木，原來是中共部隊撤出張垣時縱火焚燒的。

我們在機場休息了約半小時之久，十二戰區長官部祕書長王明德少將和張垣市長周鈞少將派車來相迎，王周兩少將一律黃布軍服，紮布綁腿，不知道他們的身份的人，真會看作士兵，上下一致，我們首先由王周兩少將的裝束上得到第一個印象。賓主寒暄一番後，即分乘吉普和轎車開赴張垣，機場距市區約二十里，行約二十分進入市區，一行直接到萬福春酒樓下車進餐。菜餚內有幾道海味，做法無殊南方名廚，大家想不到在荒涼的塞上，仍然吃到南方的盛宴。

飯後，我們又帶着行李坐車到興隆街長官部招待所休息。幾個人分配一個大房間下榻，招待所的房屋很寬大，深院重門，有北平住宅作風。原屬偽蒙聯軍李守信私產，一度又做過日軍高級顧問人員的住宅。日本投降，共軍將領聶榮臻踞爲司令部，並且還招待過軍事調處執行小組。傅作義上將收復張家口以後，就住在這里，叫做十二戰區長官部前進指揮所。就這所房子主人幾次演變的情形來說，縱貫了十年的歲月。這種變化

，正是概括了多難的邊陲的歷史的行程。這十年，也猶如一夢！現在，應該是夢醒的時候了。

大家把行李安頓好了，盥洗一番後，趁着下午還有三四小時的時間，分乘吉普數輛巡視張垣市區。收復後的張垣歷時八十天，市面已完全恢復常態。大街小巷，到處擁擠着行人。因為時序已近年關，大小商店，都是川流不息的顧主。平綏路已經通車一個多月，車站的月台上也熱鬧起來。車皮大多數都漆花花綠綠的保護色。這還是抗日戰爭中遺下的產物，我看準有一輛機車進站，正準備拍一張照片下來，背後來了兩位站警阻止我。他說：「現在還是軍事期間，禁止攝影」。我向他們道歉後就走開了。

清河大鐵橋，是張垣有數的大建築之一，係張之江任督辦時所修建，橋身完好如故。市郊南北河上，也各有一座，據說是日人佔張垣時興修的，橋身也保持完整。清河已結堅冰，可行汽車，很多的小孩子在作溜冰戲，技巧非常之好。我也去試了一下，竟摔了一大跤，對着發笑的羣兒，我也只得暗叫慚愧。

晚六時，傅作義上將在察哈爾大飯店宴請記者團，餐前在長官部接見記者團談話。傅上將體格魁梧奇偉，方面大耳，蓄髮平梳，着草綠色棉軍便服，談吐溫文儒雅。他說：「在各位尚未出發崇禮視察之前，我不願先多說話，一切只有事實可以給各位證明。免得說我宣傳」。這雖是很簡短的幾句話，但顯得他的語氣充滿了沉痛。接着答復我們

所提出的問題。

察省現狀

我們談話的地方，這一天還是十二戰區長官部前進指揮所，事實上，歸綏的長官人員已經完全到了這裏，元旦起，歸綏就改作前進指揮所，在這裏正式成立長官部。十二戰區轄境有點變更，這就是榆林劃歸西北行轅的管區，這是根據事實需要而定的。但我們替傅上將設想，這樣，他可以省下一份量轉用於政治，替察省謀取的福利。

察省共有十九縣，此外是盟旗，共有十九個單位：錫林郭勒盟十旗，察哈爾部四旗及四個牧羣，另外還有一個多倫喇嘛印務處。十九個縣城都已收復，各盟旗秩序也很安定。在廣大的鄉村方面，時常發現零星的匪徒竄擾，傅作義上將說：「他們是土匪還是共軍，現在還沒有判明。但今後綏靖地方的任務，將由地方部隊担任，省府正着手成立五個保安縱隊，現已成立兩個。我問傅上將察省是否開始徵兵。他說：「察哈爾全省未徵一兵一卒，田賦捐稅都豁免一年。」過北平時，在報上看到消息。說是傅上將訂於元旦日就兼察省主席職，他否認這個記載，說是：「省府委員還沒到齊，中央監督人也還沒有來到，元旦就職是不可能的。」問起察省今後施政方針，他用十二個字作答：「安定社會秩序，改善人民生活」。這是一個崇高的目標，傅上將正領導着全省各級幹部向

這一目標邁進。具體的表現是不徵兵不徵糧，免除捐稅。土地問題的解決，已組織視察團到各鄉考察，解決的原則是「產權歸地主所有，收獲權大部份歸於勞動者」。傅上將說：察省在中共軍盤踞時期，地形都沒有什麼變動，問題的解決又比較容易得多了。收復區的金融問題，原有「邊幣」禁止使用，人民初時難免感受痛苦，但傅上將說：「這一個痛苦時期已成過去」。察省已經沒有金融問題了。

恢復交通是第一件大事，兩個月來，修復了平綏路，全綫通車。公路綫除口外而外，都已恢復。原有的電話綫，也都架設完成。

談起建設來，傅上將仍不禁感慨地說：「破壞容易建設難」！他以張家口舉例，認為中共殘暴的破壞行為，不只是對於軍事方面，連有關民生的建設都澈底破壞了，他心痛心這一點，這種軍事行為正表現了中共政治道德的墮落。目前省府的工作，在整理殘餘的工業設備，救濟失業工人。偽蒙疆工廠原有五十八個，一部份已被共軍破壞，可能恢復設備的，因為限於電力缺乏而無法開工。下花園電力廠已於十二月二十日起，由資源委員會負責修理，短期內即可完成。預計三個月內可以恢復一萬瓦電力。他又充溢着悲喜的感情說：「中共破壞得越厲害，工人的情緒越高漲，越發增加了他們對機器的愛護，提高了他們工作的精神。這是莫大的收獲。」

傅上將對於察省前途寄予了無限的樂觀和自信，他說：「察哈爾地利無窮，有豐富

的煤礦、羊毛、羊皮……誰說察哈爾窮？只是沒有利用得好！沒有開發！」他很幽默的說：「現在的情形，叫做捧着金飯碗討飯」。但是，一切只好從無辦法中想辦法，張垣的電燈廠被中共破壞了，爲了全市的光明，他們把以前日本人留下了不用的機器從地底下掘起，重新修理過，然後用來發電，這就是現在張垣電燈的來歷。教育的復員，也是一段艱苦的行程。爲了使失學的青年和兒童充分就學，他們用突擊的方式完成這一工作。一個可驚的成績是：十天內恢復小學十七個，一個月來，一共恢復小學三十九所。中學也恢復有兩所。張垣市長周鈞向我表示：在恢復教育的工作上，我們用了百分之百努力！他的話一點也不假。

談建設，需要在安定的局面下進行，這是一個最基本的條件。我們就從軍事觀點請教傅上將。回答這個問題的時候，傅上將很審慎而溫和地證：我們希望中共在政治上妥協，假定不能從政治上解決國共問題，自然無法保證共軍不再來竄擾。他接着說下去，但有一點，察哈爾的民衆對國共問題了解很清楚，他們深深地知道應該怎樣維護正義，保衛家鄉。

蒙漢之間

這是除夕的前夜，張垣頻添了兩個活動的節目，前者是記者團，後者是察省蒙旗各

盟代表。我們在長官部招待會完畢後，又在察哈爾大飯店參加了傅上將的晚宴。察省財政廳長兼祕書長白寶璋氏，（原任民政廳長）教育廳長胡廳長等均參加作陪。飯後，我們又同去中山堂參加「歡迎蒙旗代表晚會」。節目是國產片「明末遺恨」。參加的有一千多人，包括張垣軍民學生，這樣的盛況在塞上恐怕也不多見。我們參加的目的，是想就便一瞻蒙旗代表豐采，並且希望能在這裏多瞭解一點蒙胞情形。

晚會開始時，胡廳長上台致歡迎詞，由另一精通漢語的代表担任翻譯。胡廳長詞畢，接着就由蒙旗代表中的察哈爾部副盟長色楞那木勒濟和右旗代表多爾吉普魯佈發表演說。據胡廳長的介紹，我們知道這些代表都是蒙旗中著有德望的人物。色楞那木勒濟早在抗戰前即任察哈爾部蒙旗總管，察省淪陷後，他爲了保障蒙胞的安全，不惜抱身事敵仍以「總管」名義與日人週旋。現任副盟長，實是蒙旗中難得的領袖人材。他在演說中極力強調蒙漢合作，擁護政府。多爾吉普魯佈則具體的傾吐了他們此次來張的目的，要求傅上將完成他們的願望：第一、安定蒙旗秩序肅清匪患。第二、充實蒙旗武力，加強自衛力量。第三、蒙旗在內亂中損失重大，請求給予充分救濟。第四、調劑蒙旗金融，據傅上將表示：對於蒙旗代表所要求的各點都將給予圓滿的答復。傅上將爲慰勞各代表，並且分贈各代表國幣一千一百四十萬元。這次來張的代表包括錫林郭勒盟一個旗及察哈爾部七個旗的代表共二十一入。

另據長官部智仁杰處長談：察境蒙胞共約八萬三千餘人，分居於察省北部大草原以內地帶，佔察省全面積十分之六。除察南無蒙旗之外，察北地區爲蒙漢雜處，但各盟內蒙漢人口所佔的多寡成份不一，如錫林郭勒盟蒙胞有五萬多人，而漢胞只有五千多人。察哈爾部漢胞有六十二萬餘人，蒙胞只有二萬多人。

由於生活形式不同，蒙漢之間的距離無法完全消除，這一現象由來已久。日人侵入內蒙時期，實行分化陰謀，對於蒙漢的關係又加深不少壞的影響。中共佔據察省後，在張家口又成了所謂「蒙古自治運動聯合會」，這與日人的手段正是異曲同工。自抗戰到內亂這九年間，蒙漢之間的關係真令人有如隔世之感。這次蒙旗代表來到張垣，是九年來的一件盛事，特別是在崇禮血案發生後的今天，表現了重新團結的意義。正象徵着一個好的開始。傅作義上將在致蒙旗代表慰問書裏懇切的表示：「我蒙旗代表遠來存問，痛述離情，懷單窳易摧之訓，誓合力禦侮之謀，攜手團結，此匡彼助，……庶使國族永麻，子孫永賴也。」

在我們滿懷忱痛情緒出發崇禮的前夕，能夠從這個晚會上看到蒙旗代表帶給政府合作的赤誠。內心真有說不出的興奮。由於蒙旗代表來到張垣的表現，我更堅決地相信「從民心以定向背」這一句名言來，由這一晚會的反映到崇禮血案的事實，更具體地說明了中共不要人民，而人民更將要和政府擁抱在一起。

出發崇禮

三十日一大早，記者團在周鈞市長陪同之下，出發崇禮。四輛六輪卡車，分批載着我們和護送的槍兵駛出張垣北門——大境門向前進發。城門上鐫刻着斗大的「大好河山」四字，叫人觸目心驚——如今，大好河山都付與了內亂的烽煙！

隔一天就是三十五年的除夕，在這個佳節良辰的前日，想起許多無辜者暴屍在塞外孤城，以及死着的家屬的孤兒寡婦，每一個人悽然的心情就越發沉重！

張垣到崇禮的路程名爲九十華里，但汽車要足足地行駛三小時以上，周鈞市長替我們釋疑，塞外的里程跟南方不同，這邊的里程叫做「跑馬里」，當初是跑馬來作尺度的。這個九十里與南方的路程相較，加上一倍並不爲多。張崇之間的公路係「急造」完成的，汽車有時涉堅冰，有時在河床的亂石上，有時爬山坡，這公路並無明顯的「綫」跡，如果不是司機熟路，準會迷失目標。

出張垣，卽爲塞外，山勢崇隆如梯形，汽車正向蒙古高原行進。車馬以外，觸目荒涼，偶爾見到人家，也都是殘破的黃土牆覆蓋着一蓬枯草。路上行人也稀少得可數，服裝幾乎盡是老羊皮外套，白淨的羊皮表面被塵垢塗污得像經過染缸。他們三五成羣的趕大馬車和糧食之類的貨物，艱辛的跋涉在山路上。在這荒涼的塞外旅途上，另一個特

色是駱駝羣，它們都沉凝地背負着重物緩緩地行進。這種動物原是塞外的特產，看到這些駱羣，使人覺着它們正代表了塞外人民勤勞剛毅的精神。今天的塞外人民不正是背負着時代的苦難，像駱駝一樣馴服地掙扎着求生嗎？

眼看着荒涼寂寞的塞外風光，思潮如湧，我想起另一個國度里「沙漠變成綠洲」的故事，在我們這個干戈擾攘的塞外，要實現那樣美滿的境界，預期十年建設的行程，恐怕也是奢望。

汽車從一片枯禿的小樹的側面經過，迎面而來的是一些殘破而低矮的泥土民房，一陣「到了」的呼聲，我這才知道已經進入崇禮城，跳下車來，舉目四顧，以西是濯濯磧的大馬羣山，懨懨無生地對向着我們。劫火之後餘剩不滿百幢的簡陋民房，留出一條行人道就是街道，唯一使人相信這是一個城市的，只有北面尖頂的教堂鐘樓。這鐘樓巍峨高大的雄姿睥視全城一切，現在是屹立灰爐中，但它的傲岸的姿態，教人看了生起宗教的神聖莊嚴感，突然，一陣清脆的鐺聲和風送來，充滿着恬靜的空氣。問起魯樂山縣長，纔知道那是從天主教孤兒院發出來的，我們就在這恬靜的鐘聲裏被讓進天主教女學校休息。

孤城之戰

崇禮縣城的沿革是這樣的。崇禮原名西灣子，是屬於張北縣的一個村鎮。民國二十四年，宋哲元主持華北政務時代，特成立設治局着手設治的準備，民國二十三年，纔正式設縣。日本投降後，崇禮即由共軍盤踞，十二月十一日傅作義上將收復張垣後，十五日又進軍崇禮，並發表魯樂山為縣長。全縣人口只有十三萬五千多人，縣城人口佔四千人左右，其中四分之三以上都信奉天主教，而且信仰都很堅定。這一點，我們可以從教堂上找到證明。

原來西灣子教堂還是廢清道光年間的產物。歷史垂二百餘年，在察北，除了宣化教區而外，就要算西灣子教區。轄境至張垣以北迄於上義，隣近綏東，遍及七八個縣，分設教堂三十餘處，使百分之六十的居民從他們的祖輩到下一代，都受過天主教的洗禮。教堂建築費用為白銀四萬兩，偌大的教堂可容教徒三千人，為塞外首屈一指的建築。異國的傳教士，還創辦了女學校，修女院，女孤兒院，醫院，這些慈善的設施，博得無數教徒的同情和擁護。西灣子的主教是石德懋，他因為得了傷寒病到北平就醫，留在這裏的只有神父，一位徐神父在這次災難中慘遭共軍殺死。提起共軍來，他們都顯出黯澹的神色。

共軍進攻崇禮，是一種有計劃的行動，攻城共軍番號，有第五旅，第七軍分區，以及由熱河調來的第十三旅。攻城日期是十二月九日，當時守城部隊係綏東保安副司令石

玉山率領的地方團隊。因爲十一月十二日停戰令下來，石副司令就疏於防範，共軍襲擊之前，先割斷了電話綫，再破壞了跟張垣聯絡的電台。等到石發覺到共軍大部隊攻城要求救兵的時候，通訊不靈，以致全軍覆沒，石本人也不幸陣亡。但當時崇禮民衆組成的自衛隊仍繼續抵抗，先是巷戰，後來全部就退守教堂的主教府，抵抗共軍，因爲他們都是教徒，一方面是保衛家鄉，另一方面有維護神聖的主教府的责任，雙方對峙了很久。最後，共軍縱火繞主教府，同時又繞教堂，一百多人只逃出三四十個人，其餘一部份活活地被燒死，一部份後冒火衝出時，結果遭受共軍最殘酷的屠殺。戰鬥到當晚八時纔終止。一位叫做趙文修的莊稼漢，是城內八保三甲的居民，他是那天參加保衛主教府的百餘人當中的一個，他很悲痛地對我敘述着那噩夢樣的一幕。

十二日，國軍反攻崇禮，順利地二度光復。但劫後的崇禮，到處屍身狼籍，塞外孤城，已成人間地獄了。

人間地獄

和平象徵的主教府，於今已成悲慘的地獄。雄偉的建築只剩下一具空壳，裏面是一片焦木殘椽和破磚爛瓦。主教府被一個廣大的院子圍繞着，地下積雪已凝凍成冰，在院子的正中地面上，整整齊齊陳列着二百七十多具死屍，這裏面有八十多歲的老人，還有

未成年的小孩子。這些死難者都是無辜的民衆，於今都飲恨的倒了。他們死得好慘，有的被砸破了頭顱，有的被割裂了四肢，有的被剖腹，剖心，割掉生殖器，……每個死屍都是赤條條的躺在那裏，塞外零下二十度的寒流，把這些尸體凍得像臘人一樣的僵硬，許多死者都是不同的姿勢，有的咬牙，有挺胸的，有的拳屈着身子，有的縮作一團……那樣可怕姿勢，真令人不敢正視。但我們是有正視鮮血淋漓現實的義務，同時，一種正義的莊嚴感推動着我們走進了屍叢毫不胆怯的巡視着。

跟着死者家屬也來到了這裏，外國神父想阻止也來不及。那些孤兒寡婦一個個地跪倒在親人的屍傍，嚎啕大哭，另外還有一具薄薄的棺木滿滿地盛着燒焦了的皮毛骨肉，許多人圍着棺材哭着，最悲哀的是死者的家屬分不清楚那一堆是他們的親人，這一口薄棺裏是活活地被燒死在主教府裏八十幾個人。

哭聲真是悲慘，兒子哭父親，妻子哭丈夫，老年人哭兒子，還有一家十二口滿門都成了慘死的角色。除了這裏二百七十多具屍體之外，還有好幾百尸體已經掩埋，否則，愁慘的空氣還要濃厚，但就是這樣，已夠刺痛我們的心了。

在三百多具屍體以外的另一個小院子裏，也陳列着二十多具守城部隊的屍體，樣子也是一樣的淒慘，空氣顯得格外陰森。我們悲痛無言地面對着死者，彷彿置身在地獄之門。離開了這地獄之門，我們又去參觀女孤兒院。

女孤兒院是從火神手裏奪回來的，現收容女性孤兒一百二十一名，院長係奧籍人康修貞女士，她慈祥地向我們控訴共軍在崇禮的暴行，她說：像這樣的无人道殘殺，遠遠是第一次見到。貞女院就在緊隣，有修女二十餘人，毀於劫火，還有幾十個修女爲了保全貞節葬身火中。

憑弔兩小時，我們又悽然的搭乘原車告別崇禮，傍晚返回張垣。傅作義上將在長官部晚宴上發表沉痛的談話說：中共爭取人民的手段一是利誘，二是威脅，三是恐怖，崇禮的血案正是他們最後的一種手段。從這裏，我們可以看出誰不要民主？誰不要人民？他還指出，中共的屠殺恐怖，除了加速他的失敗而外，再也沒有別的任何意義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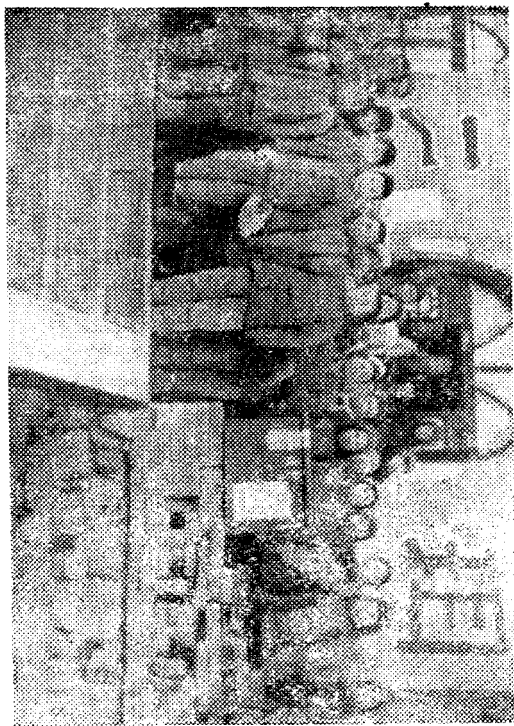
（京和平日報記者謝蔚明）



不但。宋安。即。血。就。老。也。院。生。七。位。老。軍。者。十。劫！。都。崇。池。不。頭。許。童。了。案。老。西。要。共。黨。
外。說。恨。淚。戰。他。四。後。這。葬。許。禮。門。能。的。多。和。青。崇。百。而。錢。產。黨。
不。的。盈。土。看。歲。餘。是。在。多。養。燒。倖。老。白。婦。年。共。禮。姓。而。軍。大。的。目。要。黨。
出。連。暈。時。到。的。生。一。火。老。老。毀。免。漢。髮。女。軍。



共軍
失去人性的
暴行，
激起五十
六歲高齡
常慶明的
義憤自動
組織保安
隊，誓為
死難的同
胞復仇。



崇禮縣政府前被難同胞家族之一部

九 崇禮歸來答客問

各位！前幾天，也就是去年十二月二十八號，我懷着一顆將信將疑的奇怪心情踏上了飛機，開始這一次風沙遍地的旅行，我們——這一羣被塞外風雪吹得傷食咳嗽的記者們，——在動身的時候，真是沒有想到我們的眼睛會看到那麼多尸身，那麼多血！昨天我們回來了，帶着從沒有經歷過的感情回來，並且立刻被許多朋友包圍，我知道我們中國正有無數人希望知道這一場慘劇的真象，而且我恐怕這場慘劇會在另一塊中國的土地扮演，所以今天我願意答覆一下各位的問題，凡是我所看見的，我都可以詳細的告訴各位！

問：崇禮究竟在那兒呢？

答：崇禮是在察哈爾省的北部，張家口到崇禮，有九十華里的路程，不過關外的里數不像關內，它比關內的里數大得多，據說這是根據蒙古跑馬里來計算的，關外一里大概相當於關內二里，出張家口的大境門往北行，乘汽車需四小時即抵崇禮。

問：能不能請你把這個悲劇的經過情形告訴我呢？

答：當然可以。不但告訴你，而且要告訴全國的同胞，事情的發生是在去年十二月

九日夜裏，距離今天也不過三十幾天，當國軍恪遵停止衝突命令的時候，共軍發動了三個旅的兵力，它的番號是五十旅第十三旅，及第四軍分區所部，人數在兩千人左右，就在九號晚偷襲這座塞北最大的城市——崇禮，駐在崇禮國軍因為恪遵停止衝突命令，不得已，只有退出縣城，從國軍退出以後，這幕慘絕人寰的悲劇就開始了！

問：中共軍隊既然攻佔崇禮，又何必慘殺人民呢？

答：是的，這正是我們要向你說明的，在塞北民間的武力非常雄厚，無論大村莊小村莊，差不多都有人民自衛隊的組織，只要有人向他們襲擊，他們都會拿起自己的武器，保衛自己的家鄉，當共軍進襲崇禮的時候，這個地方的人民自衛隊，也都打起保鄉衛民的長槍，堅守自己的土地，不幸被共軍全部衝進縣城，沒有幾分鐘的時間，所有站在城牆上保衛自己性命的老百姓都成了共軍的俘虜。

問：共軍對這些已失去自衛能力的俘虜怎樣處置呢？

答：共軍用繩子將這七百多個農民完全捆起來，一連串，一連串的牽着，好像牛馬一樣地被牽着遊街，走到一個街頭，共軍就用刺刀活活的刺死二三十個純樸的百姓，走到另外一個街頭，共軍又刺死二三十個老百姓，直到每一條街口巷口都堆滿了屍體，共軍才將剩餘的三百多個老百姓，綁在一起，擁到東南城角，用機槍掃射一陣，這二百多條性命，就在剎那間無辜的犧牲了！

問：咳！中共軍隊爲什麼這樣殘忍呢？

答：這還不算殘忍呢，還有更殘忍的屠殺讓我慢慢兒說給你聽；在崇禮縣內，有一座很大的主教府，是在庚子年間就已經蓋成功，這次共軍進攻的時候，有八九十名人民自衛隊，在這座主教府的大樓上，保衛自己的家鄉，可是共軍衝進來以後，就將這座主教府重重圍住，老百姓往外逃，共軍就用槍殺，最後共軍用槍劫來的汽油把主教府點燃，裏面的人民見房子已着火，四處亂竄，可是，不管怎樣亂跑亂竄，總逃不出主教府這座大樓，在塞北的山谷裏，烈火熊熊喊聲號震天，七八十名無辜的百姓，就這樣被活活的燒死，這可以說是共軍崇禮表演集體屠殺的一種大場面，其他有許多零零碎碎，實在數不勝數。

問：你能不能再講一點，共軍在崇禮的其他暴行？

答：共軍在崇禮縣城的其他暴行可多了，比如，在一條街的旁邊，兩株大樹中間有一個廿多歲「婦女」，全身衣服被共軍剝了，乳房，鼻子全被割去，眼睛也被剝了，橫躺在血泊中。另外在一個大樹旁邊，有一顆眼睛緊閉着，嘴角向下裂着，他的手和腳被釘在樹幹上，他的胳膊和大腿却在樹枝上掛着，被血和泥包裹着的軀幹被拋在路側，看樣子這個青年頂多廿五六歲，臉上還露着與死神掙扎的痛苦表情！

問：共軍在崇禮縣城，一共盤據幾天？

答：共軍是九號，夜晚攻進崇禮，十二號被國軍收復該地，牠們雖然只盤據了三天，可是崇禮在這三天裏面已經遭受了空前未有的浩劫，當十三號國軍收復崇禮時，共軍在進城時所燃放的大火，還滿處騰耀着熊熊的火焰，有一個收復崇禮的國軍，曾經這樣對我說：

問：他說什麼！

答：他說：他們在十三號進城的時候，有些逃到大山裏歸來的老百姓，小孩，女人，老太太都好像一個個石頭人似的，站在自己站立的地方一動也不動，瞪着大眼睛瞧着未滅的餘火，和橫陳街頭的屍體，一個個都好像是癡子，許久以後，等到國軍一個個搖撼他們的身體，安撫他們，他們才像由迷夢中驚醒一樣地恢復了知覺，接着就是一陣悲切的哭聲，從山谷中震撼整個塞北原野，許多國軍見到這種淒慘的景象，也都從眼眶裏流出了同情的眼淚。

問：我不明白中共軍隊爲什麼恨崇禮的老百姓呢！

答：共軍不但恨崇禮的百姓，他連任何一地的百姓都是同樣的痛恨，在表面上看起來，共軍是很愛護老百姓的，實際上，假如你看到共軍的真面目，就可以知道共軍對待老百姓是採取一種什麼手段了！

問：我到要請問你，共軍對老百姓採取什麼手段？

答：共軍對人民，有三種不同的手段，第一是利誘，用利誘的方法使得窮人跟着他走，跟着他參加「所謂鬥爭」。第二是威脅，把人民組織起來，用威脅的方式迫使人民跟他走，最後一種就是恐怖了，假如用利誘和威脅仍舊不能達到他的目的，於是最後就施以恐怖政策了，共軍在崇禮的大屠殺，可以說完全是根據這種步驟而做的，因為民衆不願參加這種對內的戰爭，人民要生活，要保衛自己的家鄉所以用人民自己的力量起來反抗共軍的殘暴，這樣一來共軍却受到意外的打擊，於是在攻進城內以後，見人就殺，見屋就燒，把未及逃出的民衆，從週歲的兒童，到八十二歲高齡的老年，都用各種不同的方式加以殺害，將城內的房屋燒盡，把城內的百姓殺光，這樣共軍才得意的笑了。

問：他笑什麼？

答：他笑的是，看看你們老百姓是不是還幫助政府，如果要幫助政府的話，我就像崇禮一樣地把他燒光，殺絕！

問：崇禮的老百姓，經過共軍這次大屠殺以後對共軍的印象如何？

答：崇禮的老百姓嗎？他們雖然是遭受這麼慘重的犧牲，但是他們對政府的信仰更深，期望更殷，對共軍施予的屠殺，除了切齒的痛恨以外，沒有一個人懷着懼怕和屈服的心理，記得我在崇禮主教府的廣場上，見到三百多具尸體，橫陳在結冰的雪地裏，我會經這樣向一個逃亡歸來的老百姓，我問他，共軍在此地留下這麼多的殘蹟，你們對他

印象怎樣！

問：老百姓怎麼回答呢？

答：這個老百姓很悲痛的說着一口崇禮土語，他說：八路燒燬我的家，殺死我的娘，唔的十二歲的小弟弟又被八路擄去了，只要唔活着，唔一定替他們報仇。這就是人民對共軍的一般印象。

問：崇禮縣城究竟一共有多少人民？被殺的又有多少？

答：全城只有四千多人，這次被屠殺的是一千多人，另外還有四五百人被共軍在撤退的時候擄走了，這中間有七八歲的小孩及二十幾歲的青年婦女假如按人口比例來說，被屠殺的就佔全縣人口三分之一以上，這是多麼龐大的比例數啊！

問：你們記者團是那一天離開南京上崇禮的？

答：我們是上月二十八日上午九點四十五分鐘由明故宮機場乘空運大隊C-54型運輸機飛向北平。我們飛過濟南以後就感到寒冷異常，難以支持，尤其是兩隻腳凍得跟木頭似的，因為是逆風的關係，飛了四小時又三十五分才到達北平南苑機場，下飛機以後，就坐上北平市政府，為我們特備的一輛專車直放南河沿怡園飯店，何思源市長在下午四點三十分鐘到飯店裏來訪問記者團各同仁，并且答覆記者許多問題，何市長在五時二十分辭出。我們大家開開單單的吃了一頓晚餐，第二天，也就是二十九號的上午，我們匆

匆忙的又離開了北平，飛赴張家口，飛行了一小時二十分才到達張家口機場。

問：張家口機場是不是也被共軍破壞了？

答：是的，共軍也將張家口機場破壞了，不過他撤退得很倉促，只將場內挖了幾個大坑，國軍攻入以後就立刻將機場修好了，我們的飛機在張垣機場降落時，還看見機場旁邊被共軍燒毀的房屋和殘存的碉堡。

問：張家口的市面如何？

答：市面嗎？在張家口到處見到的就是戴皮帽子穿皮大衣的軍人，雖然也有十三萬六七千的老百姓可是市面并不繁榮，戰爭的恐怖氣氛仍然籠罩着這一座與塞外銜接的城市，晚上九點鐘後，除了擔任警戒工作的士兵以外看不到一個行人，原因是前晚九時起就戒嚴了。

問：你們記者團，在張家口待了幾天？

答：連頭連尾一共四十八小時整整兩天，二十九號到達張家口，三十一號離開張家口。

問：你們去崇禮是那一天？看到的情形怎樣。

答：到張家口的第二天也就是三十號上午，我們乘長官部爲我們預備的大吉普車兩輛，另外還有，兩輛大吉普，坐的都是荷槍實彈的士兵，爲什麼有武裝士兵隨行，只要

你走上塞外崎嶇不平的大道，看到四面崇山峻嶺的圍繞，你就會瞭解這中間的祕密，吉普車在通往崇禮的大道上急馳車過之地揚起的塵土好像作戰時佈放的煙幕，塞外一片冰雪，冷風刺骨，我們戴上皮帽穿着皮大衣和長統毡靴坐在布棚的車廂裏還是同樣的感到寒氣逼人，由於路的崎嶇不平，車行非常顛波，每人的骨格好像要顛碎似的，在中午十二時四十分，我們進入崇禮，在一條道的街上走着，舉目四顧一片荒涼，純樸的百姓都用希望的眼光，注視我們這一羣來自京滬的記者團，我們在一所僅存的學校裏休息了一會，就隨崇禮縣長魯樂山到主教府後院憑弔死者尸體。

問：怎麼現在還有尸體在院子裏放着？爲什麼不把這些尸體掩埋了呢？

答：塞北的天氣不像我們南方，這樣暖和，那兒所有的土地結上很厚很硬的冰塊，許多都凍起來了，沒有方法挖掘，所以這些尸體也只有橫凍在露天地上，受風雪的侵襲。

問：你當時見到這些尸體，心裏有一種什麼感覺？

答：我的感覺嗎？心裏充滿了悲與憤，見到這景情，使人不會相信，在人間會有這樣的慘劇發生，幾百具赤裸裸的尸體一具一具的躺在冰雪的土地上，幾百個活着的遺孤跪在尸體面前哭着，一個長方的小木棺材，裏面放了八十幾個無辜百姓燒焦的骨灰，枯黑的顏色分辨不出那兒是頭，那兒是腳，只見一捲焦枯的骨骼，慘，慘，慘，這是多麼

慘的悲劇啊！

問：你還見到些什麼呢？

答：見到的多着呢，有一個光着身體的尸體，兩支手在背後被繩子捆着，在項子裏也綁着根繩子，胸口和下巴有兩塊刺刀的傷痕，據說：這是共軍在用繩子把老百姓將要勒死的時候又用刺刀刺了兩下，結束了一個平民的生命，另外有一個青年，小腹的肚臍上面，被挖了一個有茶杯口大小的窟窿，在窟窿口上和裏面積滿了冰和雪，這是被共軍用挖心毒刑慘殺的百姓，有一個姓趙的老百姓，他已經是四五十歲的老人了，可是他哭着告訴我。

問：告訴你什麼？

答：他說，他的八十二歲的父親在共軍進城時用刺刀被刺死了，弟弟也被共軍殘殺了，一個小娃兒却被共軍擄走了他哭着說出這一一悲慘的遭遇，當時我不知用什麼話安慰他才好，我只輕輕的說了一句「趙先生，你別太難過，天主會懲罰那些殺人的魔鬼會降福於你的」。因為在崇禮的三四千民衆當中，無論男女老幼，大人小孩都一致信奉天主教，我只有借用一句宗教的辭句來安慰這位心靈受傷的老人。

問：共軍不是提倡宗教自由嗎！既然這樣，他爲什麼要殺死這麼多虔誠的教友呢。

答：這個正是共軍對「宗教自由」的一大諷刺。

問：那麼共軍對無辜的人民，爲什麼也加以殺害呢。

答：共軍在利誘威脅這兩種策略都施展不開的時候，只有拿出他最後一張牌，就是屠殺，屠殺是共軍製造恐怖政策的唯一手段。在崇禮共軍除了殺人放火以外，還將每一家的財物搶劫一空，帶不走的笨重物資就擲在火裏燒掉。

問：現在崇禮還有多少老百姓？他們的生活怎麼辦呢？

答：現在崇禮還有兩千多人，傅作義將軍與行總察綏分署發放了一批麵粉及衣服，可是現在他們仍舊在凍餒飢餓的死亡綫上掙扎，那些沒有掩埋的尸體要在今年三四月間開春以後才能夠入土掩埋，因爲現在泥土已凍結了。

問：眞真是一幕人間的悲劇。

答：是的，誠如傅作義將軍在張家口長官部招待記者時所說的「這是人間最大的慘事」！

（京救國日報潘啓元）

十 輿論界譴責共軍暴行

1. 中共又一次大屠殺

今天我們完全知道了一件慘絕人寰的中共屠殺崇禮縣人民的事實。

事實是怎樣：本日九日，察北共軍陳宗嶠約三旅之衆，乘國軍恪遵停戰令不採任何行動的當兒，突然攻佔距張家口九十華里的崇禮縣城，盤據三日，到十二日方由國軍予以收復。在共軍攻入縣城的三日間屠殺焚燒無辜的男女老幼千餘人，男的多遭剖腹剜心，碎腦裂屍，女的多遭割乳剔鼻，刺刀亂刺。血手所及，連七八十歲的白髮老人和幼稚的兒童，都不免一死，崇禮養老院被放火焚燒，院中老人之逃出者僅一人。其餘全部變成了焦炭。不滿十歲的兒童，被共軍拖到街上當皮球來踢，踢來踢去，以被踢兒童的哀號慘叫爲樂事，等踢得將死，才用一條麻繩勒死那兒童，兒童死於這踢皮球的魔鬼手裏者，數達二十餘人。崇禮天主教堂的一位外國老神父，告訴參觀劫餘崇禮城的人們：「我今年六十多歲，傳教已四十年，到的地方很多，兩次世界大戰我都經過，從沒有見過這樣慘這樣可怕的現象。不但殺了神父（徐神父），而且燒了教堂。更慘的是把二百多個教民，燒死在教堂裏，一個十餘歲的小孩，曾逃了出來又被投進了火坑，你看多麼

慘！」共軍又不僅殺人放火而已，並且是一面殺人放火，一面搶劫居民所有的物資，連孤兒院二百多個孤兒的衣着也被剝得精光。劫後的崇禮城，到處都是慘死者的屍體，到處都是劫餘的灰燼，並且到處都是父母哭子，孀婦哭夫的聲音，身歷其境的人們，莫不懷疑自身是在做一場惡夢，幾乎不相信世間有這種慘無人道比神怪小說裏的魔鬼更兇殘的吃人活魔。

中共本是靠殺人的血手來奪取政權，其到處伸出屠殺的血手，本不足怪，但過去的屠殺還多少留着自己辯護的口實，說某也「國特」某也土豪劣紳，某也頑固份子，所以要殺。現在則不然。現在屠殺到了養老院中的苦老人和黃口的孺子，連任何藉口都不要了。過去讀史者，都為揚州十日，嘉定三屠而慘怛墮淚，後之讀史者，倘讀此次共軍在崇的屠殺暴行，則將無淚可揮。過去人們數殘忍的賊魁，必先數李闖張獻忠，今則共軍的每一將領，都更比李闖張獻忠為殘忍，大家應為之首屈一指了。

中共或者還以為這種屠殺手段，足以奪取政權，亦未可知。但事實上，中共越是伸長殺人的血手，就越發加速其自身的崩潰。最近中共到處進攻都終於失敗，就是中共殘忍成性，人民憤恨達於極點的結果。人民的向心力，決非屠殺所可招致，屠殺不能引起人民的歸心，只能造成人民「與汝偕亡」的心理。中共如果要在政治舞台上活躍，那就必須放下血淋淋的殺人屠刀。而今中共一隻手想抓政權，另一隻手却握着血淋淋的殺人

屠刀，以「順我者生，逆我者死」恫嚇人民，人民那有不倔起自救的道理？孟子說「以若所爲，求若所欲，後必有災！」我們以此警告中共。中共倘仍執迷不悟，則必有自食其果的一日。

我們過去還以爲中共終有自動放下屠刀，爲人民留一條生路，爲國家留一綫生機的一日。今觀於中共在崇禮縣的慘絕人寰的大屠殺，不能再存中共能自動放下屠刀的希望了。但我們雖已絕望於中共的自動放下屠刀，而在人民已不甘坐待中共屠殺的今天，我們深信中共手裏的屠刀，縱不被奪，也將鑄成自殺的大錯。（京中央日報）

2. 論崇禮屠城

中國共產黨自整風運動，坦白運動，以至今日到處屠殺，一貫的宗旨，在摧毀人性。巡視崇禮的中外記者的記錄，已將摧毀人性的屠殺，報導於世界了。我們今日略就共產黨以屠殺爲手段而摧毀人性的一貫宗旨，加以論述。

率直一點說：共產黨所以仇恨人性而必欲摧毀，最重要的理由就是人性爲民族性的根源。而民族性乃是共產黨野心企圖的大敵。共產黨企圖滅亡民族，首先必須摧毀人性。

共產黨所持的理論，是人類只有階級性，沒有人性。率直的說，人類既只有階級性

，那就當然沒有民族性了。假如共產黨能夠從中國民衆的心目中絕滅民族性，則中國民衆將不以民族淪亡爲痛，且將以民族淪亡爲榮。然後共產黨野心企圖有成功的把握。

共產黨仇恨民族性。因而仇恨人性。共產黨仇恨人性，因而快意於摧毀人性之事，又因而快意於屠殺之事。這以屠城爲快意之事。並不起源於共產黨。凡欲滅亡中國民族者，都以屠殺中國人爲快意之事。滿清入關。意在征服中國民族。於是揚州十日。嘉定三屠。繼而又以剪髮之令，屠殺中國人以萬千計。繼而又大興文字獄。屠殺中國知識分子以萬千計。滿清並沒有以階級性克服人性的理論與哲學，然而他們仇視中國民衆的民族性。因而以屠城爲快意之事。九年前，日本軍隊侵入南京，到處縱兵屠殺。這也是事同一例。日本侵略主義者立志征服中國。因而仇恨中國人的民族性。又因而以屠殺我首都人民爲快意之事。日本侵略主義者並沒有摧毀人性的哲學，然而他仇恨中國民衆的民族性。也就與昔日的滿清和今日的共產黨殊途同歸了。

共產黨立志以屠城教育中國民衆，同時以屠城教育他們自己。共產黨教育中國民衆道；順我者生。逆我者死。共產黨教育他們自己道；殺盡中國人！這種摧毀人性的暴力哲學，不源於馬克斯主義，而出自希特勒納粹主義。希特勒納粹主義者在一九三九年對歐洲各國的宣傳口號就是「抵抗就是滅亡！抵抗就是滅亡！」納粹主義者企圖恐嚇歐洲各國民衆。使其喪失一切理想。使其只是畏懼暴力。以實現他併吞歐洲的計劃。今日

中國共產黨以屠城教育中國民衆，以達成其滅亡民族的野心。我們叫共產黨是新法西斯主義或新納粹主義，決非過甚之詞了。然而共產黨要以屠城恐嚇民衆，必先教育他們自己忍心屠城。共產黨軍必須能夠忍心屠城，纔能忍心作出滅亡民族之事。而他們用以訓練自己忍心管理的方法，崇禮的慘殺所用的各種奇特的方法即爲其具體的實例。一個軍隊如能以奇特的方法殺人，成爲一種興趣，那他們必能以滅亡民族爲最上的光榮。崇禮屠城就是共產黨訓練自己的方法。

我們諒解共產黨今日所負的任務之艱鉅，他們的任務要在抗戰八年民族感情與意識高漲之今日，滅亡中國民族。這是何種艱鉅之事？他們爲達成這艱鉅的任務，對外要孤立中國，對內要毀滅中國人的民族性。爲了毀滅中國民衆的民族滅，他們施用殘酷的手段，屠殺民衆，崇禮屠城便是最顯著的一例。

我們認爲屠城是共產黨教育民衆及教育自己的方法，但是同時也就是共產黨毀滅自己的方法。人性是無法徹底摧毀的，而人性之具體表現的民族性尤其是難於毀滅。縱使共產黨對他們自己的羣衆，對他們挾持鎮伏的民衆，能夠抑制其人性與民族性於一時，但是到了一個時機，人性復活，民族性覺醒，這個時機也就是共產黨自己毀滅的時機。我們認爲共產黨選擇了毀滅自己的道路。共產黨須知孤立中國與摧毀中國民族性，都是不可能的事。他們如以最強暴的方法達成此不可能的任務，最後被毀滅者，必爲他們自

己，毫無疑義。

我們希望共產黨放下屠刀。放下屠刀，立刻回到中國獨立自主民主法治之路！

（京中央日報）

3. 斥喪心病狂爲共軍辯護的文匯報

共匪於上月九日攻陷崇禮後，對無辜百姓，大肆屠殺，據京滬各報記者參觀歸來的報導，一致認爲共匪以極端殘暴的手段，來慘殺千餘赤手空拳的人民，這是揚州十日，嘉定三屠的重現，全國人民莫不悲憤填膺，鐵一般的事實，擺在面前。所以中共方面也只得緊閉鳥嘴，隻字不提，不料六日文匯報，却挺身而出，替他的主子說話了。我們把那篇文字仔細的閱讀一遍後，立刻可以發現那是一篇完全虛構的小說。首先讓我們來探討他消息的來源，什麼奧籍洋人，全無其事，現在讓我們把他分析一番，便可以看出文匯報這篇文字，葫蘆裏究竟賣的是什麼藥。

一個奧國人，當國軍攻克張家口時，他爲什麼必須要跟著共匪一齊逃走？逃到山西以後，又爲什麼職務，必須返回張家口？這個奧籍洋人的職業是什麼？經商嗎？他犯不着跟着共匪逃到山裏去，傳教嗎？舉世皆知，共產黨是反宗教的，那末，唯一的理由，只有他（奧籍洋人）是個共產黨，一個奧籍共產黨，來參加中國匪徒的叛國戰亂，他敢

公開的來往於收復區和匪區嗎？他是不是共匪的間諜？如果他是間諜，他敢發表談話，讓文匯報公開的登出來嗎？如果他不是間諜，爲什麼要匆匆來往於匪區和收復區呢？他是新聞記者嗎？那麼他爲什麼不自己發稿子，却要隱姓埋名的，把消息告訴文匯報的記者呢？這一連串的問題，我們請教文匯報，何以解答？於此，我們可以判定，所謂與籍洋人，是絕無其事的假設人物，

其次他說：「當國軍攻崇禮時，曾出動大批飛機，施行猛烈轟炸，人民死亡慘重，這些死亡數字，結果都記在大屠殺賬上。」文匯報寫這篇文字時，可曾注意到國軍是那天收復崇禮的嗎？崇禮的克復，遠在十月十五日，而大屠殺案，却發生在十二月九日，請問文匯報，十月半（即舊曆九月下旬）崇禮的天氣曉得嗎？崇禮能保存這樣久嗎？用什麼方法來保存呢？裝箱嗎？冷藏嗎？還是用酒精泡起來呢？埋到土裏嗎？這兩個月的時間，不會腐化嗎？又說：國軍石玉山部，「紀律極壞，攻入崇禮後，奸淫燒殺，較日本人更有過而無不及，尤其對會爲中共服務的善良人民，認爲是共產餘孽大肆屠殺。」殊不知國軍十月十五日進駐崇禮時，根本未經戰鬥如何會引起殺戮，石玉山在二十六年抗戰初起時，即已組織游擊隊，在察綏邊境，不斷打擊日寇，其紀律如何，察綏人士，均甚了了，其部下率皆察省張北沽源一帶人民，請問誰肯慘殺本鄉父老？而且傳作義將軍，能否任令石部「大肆屠殺」，這個問題，文匯報能解答嗎？再其次，說到共匪屠殺的

對象是；一限於對中共有武裝敵對行爲的教民，對善良的平民，并未加害。」請問幾歲乃至幾個月的小孩子，六七十歲的老頭子，老太婆，以及纏足的婦女，他們也會拿槍來剿匪嗎？而且其匪對崇禮教民，用什麼方法能調查得那樣詳密？奧籍洋人，怎會曉得呢？文匯報能答覆嗎？這篇文字，明明自是替其匪向全中國人民發出驚人的警告：「所殺者限於對中共有武裝敵對行爲的教民」。也就是順我者生，逆我者死的表示啊，這無疑的揭穿了匪徒們的猶狎面孔，可憐中國人，在滿清帝制，國內軍閥，以及日寇淫威之下，苦度了幾百年，好容易才得翻身過來，却又迎面碰到這亙古未有過的一羣殺人魔鬼，真是罪該萬死了！

文匯報這篇文字的作者，卻用了不少心機，前面先敘述一段什麼「軍民打成一片」，這個我也未信，其匪見人就殺，老百姓不完全是羊，多少都要抵抗，自然會形成「打」或一片的，又說什麼「老百姓多自願隨軍撤退」，真巧。前天剛剛接到朋友一封信，他是才從匪區逃到北平的，隨信寄來一張印好的宣誓書，其內容爲：「戶長○○○，此後如神軍來村討伐時，本人情願率領全家人口，隨解放軍撤退。否則願將我所有全部財產充公，謹誓。」這張印好的宣誓書，足以說明，爲什麼老百姓要「自願」隨其匪逃走

「聞文匯報」崇禮大屠殺内幕」謬文

最近平津報紙，連日刊載察哈爾崇禮縣「大屠殺」的報導文字，據稱：「十二月八日，共產黨攻入崇禮，對善良人民，實行一次大屠殺，」除文字而外，并附有各種照片，令人看了真是驚心動魄，慘不忍睹因此引起不少人的懷疑？因中共一向說是和人民站在一起的如何會突然來一次「大屠殺」？

按以往經驗，官方報導，常常是擴大宣傳，而這次崇禮事件，也難免是一種宣傳，但中共方面報導文字無法看到，於是所謂「大屠殺」的真象究竟如何，更成了一般人難以猜測的啞謎，

記者於偶然機緣之下會到一位初從張垣返平的奧籍外國人×××從他的口裏，得到一些關於這次屠殺的內幕消息，確有可供參考的價值。據這位外國朋友說，當國軍攻陷張家口時，他正在城裏，隨後便隨着中共撤退，經懷安，蔚縣等地，退入由西天鎮，陽高一帶，在撤退過程中，中共軍隊，秩序甚好，隨遷學校，并實行流動授課，官兵情緒，極為樂觀，并不因張垣失陷，而有所沮喪，而且中共所到之處，老百姓多自願隨軍撤退，「軍民打成一片」在解放區裏，確實已經做到。這種情形，這位外國人是親眼看到，所以對於報紙上宣傳的「崇禮屠殺」不敢置信，

他說，他隨軍退入山西境內以後，因職務關係，又繞道返回張家口，并與內戰名將傅作義會晤，會談到這次事件，傅作義對他說：「過去包頭、集甯、大同幾次會戰中，共軍并未有屠殺情形，崇禮事件，實出意外。」但談到「屠殺」真象，傅作義含混作答，似有難言之隱。這位外國人，知道正面探不出真實消息，於是從側面調查、訪問，獲得不少資料，證明報紙上所宣傳的「屠殺」與事實大有出入。

據他說，當國軍攻崇禮時，曾出動大批飛機，施行猛烈轟炸，人民死亡慘重，這些死亡數字，結果都記在「大屠殺」帳上，作為對中共暴行宣傳資料。其次攻崇禮的先鋒是由偽軍而反正過來的石玉山担任（傅部下的師長），他的軍隊，多係改編的偽軍土匪，紀律極壞。攻入崇禮後，奸淫屠殺，較日本人有過而無不及，尤其對會為中共服務的善良人民，認為是共產餘孽，大肆屠殺，因此中共這次襲擊崇禮，對石玉山難免有報復心理，結果石在睡夢被包圍，受傷死去。所謂「大屠殺」，一半由於石玉山造成。

至於官方宣傳，這次屠殺中，連天主教，徐神父及若干教民，均未幸免，據這位外國人說：崇禮（即西灣子）係張家口教區，距張垣東北九十華里。中共退出崇禮時，徐神父得官方支持，領得槍枝，率領教民，對撤退中的中共軍隊，實行襲擊，中共軍隊及隨軍撤退人民，多遭槍殺。中共對參加襲擊的教民，事先已有詳密調查，攻入崇禮後，徐神父與教民所踞據的教堂為攻擊目標之一，而對徐神父與教民的殺戮，是有原因的，

而且所殺者，限於對中共有武裝敵對行爲的教民，對善良的平民，并未加害。

這是從一個外國人口裏說出的關於「崇禮屠殺」的真象，在別的報導文字裏却隻字未提，由此可以透露所謂之「大屠殺」，其內幕原來如此也。